卷首语

JUANSHOUYU

学无止境，奋楫笃行

文/任郭英

金色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是成熟的季节。田野里麦浪滚滚，瓜果飘香，人们迎来了一年里最殷实的时刻。党的二十大刚刚召开，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行各业掀起了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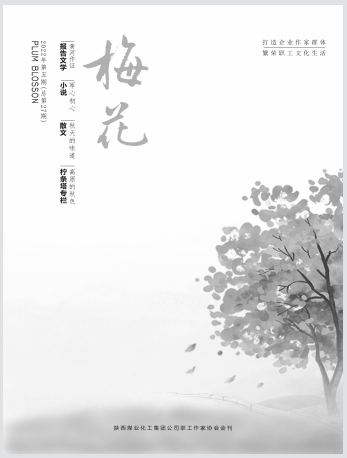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国家和社会面临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如何使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好二十大精神，是摆在我们全体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学习，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启蒙，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点燃，一种开启，一种得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有不断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学习，才会把人从蒙昧的状态，带入一个理性的和理智的状态，培养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提高精神高度，能够得到知识的提升，灵魂的熏陶，精神的生长，智慧的唤醒，使职工成长为一个对国家、社会和企业有用的人，这也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最高境界。

学习提升素质，知识改变命运。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应该是将职工培养成为责任担当者、工作奉献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从而造福国家、社会和企业。通过努力，要让我们的企业成为职工素质提升增长才智的地方、成为职工发掘潜能奉献社会的地方、成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成为职工感受人生幸福快乐的地方。

当前，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主要的政治任务，务必抓紧抓好抓实。同时，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陕煤高质量发展，仍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刻也不能松懈。

这一期《梅花》杂志，刊登了多篇散文和诗歌作品，讴歌党的十八大以来集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广大职工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主管: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党委宣传部
主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编委会

主　　任:尤西蒂
编　　委:李永刚　梅方义
任郭英　冯　骁
迁　蓬　张春喜
田宏伟　李　华

主　　编:梅方义
副 主 编:任郭英
本期执行主编:贺明利　耿玉云
刊 头 题 字:王其祎
责 任 编 辑:冯　骁　田宏伟
传凌云　孙文胜
梁新星　徐　峰

地　　址:西安市长安区东长安街
636号714室
电　　话:029-85998166
投稿邮箱:Fengxiao505@163.com
467826561@qq.com
314783604@qq.com
674329486@qq.com
制作单位:陕西广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学无止境,奋楫笃行　任郭英 01

●报告文学

黄河作证　高怀斌 04

●小说

“10086”的来电　赵东鸽 10
军心初心　孙文胜 12
青梅　冯　骁 14
归宿之地　王小梅 23

●散文

古城秋韵　刘　燕 32
扣好第一粒扣子　潘　瑾 34
矿区的人间烟火　孟慧珊 36
矿区新变化　田有志 38
那些年的春夏秋冬　赵占英 40
秋天的味道　张桂英 42
外婆家的夏夜　刘传俊 43
我的党员妻子　刘杰斐 45
线装的江南　马亭华 47
乡村印记　李红艳 50
许你一世山水　王利青 52
以书为乐　郭正玺 53
栀子花开　李晓会 55
中秋将至忆中秋　赵延鸽 56

梅花 PLUM BLOSSOM

梅花杂志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职工作家协会会刊
2022 年第 5 期(总第 27 期)

秦腔是陕西人唱的戏　曹新友 58

●诗歌

百年大党 永放光芒
——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包卫兵 62
白鸽　王　荆 65
手中的笔　雷红玺 66
挂在月亮上的思念(外一首)　焦娟娟 67
矿工礼赞(外二首)　李维刚 68
墙上的挂钟　郑志勇 70
这个最热的夏天　任郭英 70
夏荷记(外二首)　王世达 72
月光下的遐想　李晓雨 74
生命的色调　张光荣 75
不变的界碑,移动的界碑(外一首)　传凌云 77
七律·秋思(外一首)　步　凡 79

●柠条塔专栏

高原的秋色　刘　娅 80
关于我的爷爷　姚丽霞 81
在西豆峪住校的日子　强艳雄 83
母亲的菜园子　任治雄 86
做文章当学梁衡　徐　峰 88

《梅花》杂志征稿启事

陕煤作协会员、文学爱好者:

《梅花》杂志于 2019 年 2 月份复刊,双月刊,设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剧本(含微电影)、文学评论等文艺栏目。来稿请投责编邮箱(一稿一投),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作者介绍,联系地址、电话。

以下是责编邮箱:

责任编辑:冯　骁
邮　　箱:Fengxiao505@163.com
责任编辑:田宏伟
邮　　箱:467826561@qq.com
责任编辑:传凌云
邮　　箱:314783604@qq.com
责任编辑:孙文胜
邮　　箱:674329486@qq.com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黄河作证

文/高怀斌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往事,这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真实事迹。

2009年7月10日中午，三伏天的太阳格外炙热,大地处处都在散发着热浪。已经离职四年的韩城矿业公司（原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矿原纪委副书记石凯杰,沿袭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独自一人在黄河岸边垂钓。也许是天气太热,鱼儿怎么也不上钩。就在石凯杰准备换个地方的时候,突然从200米开外的上游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原来是韩城天园宾馆的四名青年在游泳时不慎被水冲走。石凯杰见此情景,忘了自己58岁的年龄,奋不顾身跳进湍急的黄河之中,凭着良好的水性和超人的毅力,将一名青年推上了岸。当他再次跳入水中搜寻时,落水的另外三名青年已无影无踪。次日,他再次来到这里沿着黄河边搜寻落水青年……

石凯杰,这名老党员的救人壮举,感动了韩塬大地的百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华商报》《渭南日报》《韩城矿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他的事迹。

7月13日，石凯杰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让人没有想到的是,8月17日就不幸离开人世。韩城矿务局党委根据石凯杰的事迹，决定追授石凯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向石凯杰同志学习。

细雨作泪祭英灵,黄河咆哮送君行。人民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纪检监

察干部石凯杰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本该享受的人生旅程，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追忆……

正气浩然

石凯杰，1982 年从部队转业，1984 年从贵州锦屏县商业局经理的岗位上调入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工作。先后担任过桑树坪矿房产科副科长、审计科科长，1987 年走上矿纪委副书记、监察科科长工作岗位，直到 2005 年职务退出，在纪检监察岗位整整干了 19 年。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本领和对党的满腔热情，石凯杰全身心地投入到纪检监察工作当中，成了名副其实的职工利益的忠实保卫者。

“拼命三郎”是职工群众给石凯杰起的雅号，也正是石凯杰办案的真实写照。1996 年，石凯杰接手了查办原劳动服务公司综合机械厂领导干部违纪的案子。这是一个陈年积案，有关部门多次调查始终没有给出结论，职工多次上访，成了矿领导都感到棘手难办的一件事。

再难办的事也要办。石凯杰亲自挂帅，带领办案人员一头扎进了案子里。面对足足放满半个屋子已杂乱无序的资料，石凯杰鼓励办案人员说：“就是啃，我们也要啃掉这块硬骨头！”石凯杰将办案人员分成几组，谈话、查证、外调分头进行。没有上下班，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办案现场就是石凯杰的家。饿了，方便面充饥，累了，就地裹衣而卧。有时，面对一组数据，石凯杰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一会划问号，一会划对号，一会划叉号，谁也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只有石凯杰明白，他要从这些数据中找出蛛丝马迹。一个月过去了，案件毫无头绪，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高强度的劳动让办案人员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石凯杰也患了严重的感冒，高烧不退。办案人员劝他到医院输液治疗，石凯杰说什么也不去，只是吃了些感冒药继续工作。

恰在这节骨眼上，偏偏从老家传来了石凯杰父亲去世的噩耗。是回家为父亲奔丧还是留下来办案，真是两难选择。回家为父亲奔丧，天理人情，无话可说，但接手的案子就可能半途而废。一边是亲情一边是没有眉目的案子，铮铮铁汉也左右犯难。看看那些气焰嚣张的当事人，想想那些为使国家资产免遭流失而奔走呼号的职工，目睹一个月来不分昼夜工作而面容憔悴的办案人员，石凯杰最终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办案。他一咬牙，给在老家的哥哥发回电报：“办案脱不开身，寄些钱回去，望兄代弟向父亲多哭几声，多磕几个响头！”

石凯杰的举动极大地感动了办案人员。办案人员精神振奋，夜以继日工作，一边搜集资料，举证质证，一边请求上级纪委和韩城市检察院派人支援。在多方协调努力下，经过三个半月的艰苦鏖战，取得辉煌战果。专案组将转入个人名下的 370 万元国有资产如数追回，并收缴以材料费进账购买的价值 16 万元的奥迪轿车一辆，四名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六名违纪人员受到开除等党政纪处分，使久拖不决的案子终于大白于天下，上访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案子办多了，石凯杰的威望越来越高，

矿领导信任他,职工群众拥护他,但违法违纪人员也更加憎恨他。围攻谩骂的、威胁恐吓的司空见惯,有的甚至上门滋事,家人的正常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干扰。面对这些,石凯杰见怪不怪,置之不理,他说:“要是怕事我就不当纪检干部!”但犯罪分子并不甘心,他们要千方百计置石凯杰于死地而后快。一次下班回家途中,5 名被雇佣的社会混混趁着天黑,在石凯杰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蜂拥而上,棍棒交加,石凯杰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几名混混却绝尘而去。后经路人帮助,石凯杰被送进了医院。石凯杰被诊断为颅定毛发重度脱落,眼底线断裂,鼻骨骨折。在医院治疗了 42 天后,身体才算恢复正常。住院期间,石凯杰的战友和亲戚都劝石凯杰,以后办案能过去就行了,不要“死心眼”。要么换个工作岗位,以免再遭报复。石凯杰说:“我受党教育多年,走的是人间正道,保护的是企业财产。那些昧着良心侵吞国家和人民血汗钱的人,想通过暗地里使坏使我动摇,真是小看了我石凯杰!我身为党员,在我这里,邪恶永远不要想抬头,只要还能工作,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岗位!”出院以后,石凯杰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纪检监察工作岗位,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和敬佩。

石凯杰办案,不仅敢拼命,更敢碰硬。一次他接到群众举报,说某领导干部有重大违纪行为。石凯杰和同志们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应该立案调查。案件刚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说情的接连不断,有托领导暗示的,有通过战友朋友送礼的,甚至他身边有的工作人员也有些动摇,劝石凯杰:“从一名普通职工一步步干到处级领导也不容易,这一查,岂不是毁了人家的政治前程。”石凯杰义正词严地回答:“作为职工的管家理应替职工管好每一分钱,可他却知法犯法,竟然与商家狼狈为奸做企业的蛀虫,真是可恶至极,不查,怎么向职工交代!”

说归说,真查起案子来,石凯杰比谁都认真。没有证据的绝不下结论。他常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的出发点是保护干部,绝不是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我们是和干部过不去,我们要对每一名干部负责。在处理案件中,石凯杰对涉及领导干部的调查是慎之又慎。石凯杰一边安排人员对这位领导所采购的物品造册登记,然后逐一按照市场价格重新算账,同时做商场人员的思想工作,将事实查得清清楚楚。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该人借为矿上采购物品之机,虚开发票,将 8000 多元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那位当事人看到事情败露,立即办理了调动手续,在局属其它单位谋职,想一走了之。但石凯杰却紧追不放,随即向局领导和局纪委汇报案情并提出处理意见。在上级纪委的协调下,如数追缴回赃款,对这位矿处级领导作出了撤销职务的决定。职工群众看到这样的处理结果,更加佩服和尊敬石凯杰,亲切地称他为“铁面监察官”。

石凯杰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19 年,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共查办案件 100 余件,处理违纪人员 260 多人,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370 多万元,为企业清理债务 500 多万元。先后 20 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务工作者”“优秀科级干部”“优秀纪检监察干部”,两次被省

煤炭厅评为“查办案件先进个人”,2002 年被中纪委、人事部、监察部授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两袖清风

石凯杰常说:“共产党员公为先,纪检干部廉要紧”。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他从事纪检工作 19 年, 从没接受过别人一次吃请,从没接受过别人一次送礼,从没多拿过国家一分钱。对矿上每年发给科室的效能监察奖,他总是先考虑大家,每次奖金分配结果都是科室其他同志拿得比他多。同志们过意不去,就请他吃饭,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石凯杰对工作要求的标准高,自己的生活却是低标准。家里的摆设平平常常,没有一样奢侈品。除了上班时那一两套像样的衣服外,很少看到石凯杰换衣服。有一次,一位职工找石凯杰反映情况, 在家属区碰到穿着褪了色的背心散步的石凯杰, 看着这身朴素的穿着, 这位职工愣是不相信他就是石凯杰,后经别的职工再三解释,这位职工才最终相信。石凯杰对自己要求严,对家人要求更严。他给家人“约法五章”:不准过问工作情况;不准泄露案件信息;不准接受他人吃请;不准收受别人礼品;不准利用自己名义办事。家里人也知道石凯杰的秉性和脾气,主动做他的坚强后盾,从没有给他添过任何麻烦。

由于纪检工作的特殊性, 案件的任何信息都不能和家人、朋友交流,只能一个人苦思冥想,压抑和压力使石凯杰经常失眠。为了排解压力,从不吃鱼的石凯杰,却养成了钓鱼的习惯。他在垂钓中思考,在垂钓中调节情绪。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辆小轮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由于生产的年代较早,技术相对落后,时不时就坏在半路,石凯杰经常要推着摩托车走十多公里路往家赶。

其实,矿上为了破案方便,还特意为石凯杰配有一辆新摩托车。但石凯杰除了破案之外,从不把摩托车骑回家,钓鱼更不骑矿上的摩托车。别人很不理解,劝他说:“你为矿上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骑着矿上的摩托车钓钓鱼这根本不算什么。”石凯杰却说:“我领矿上的工资,理应为矿上做事,除此之外,公家的便宜我一分钱也不能占!”就这样,石凯杰骑着那辆旧摩托车上班下班,走亲访友,访贫帮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似乎成了石凯杰的忠实朋友, 伴随他走完了平凡的一生。

石凯杰夫妇膝下有一儿子,小时候顽皮可爱,聪明伶俐。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上初中的关键时候,石凯杰却忙于查案,儿子放学他在加班,他晚上回家儿子早已休息,因此石凯杰常常是十天半月见不了孩子一面。石凯杰的爱人在医院上班,也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由于疏于教育,孩子在初中的学习成绩便一直走下坡路。后来虽然勉强上了高中, 但由于基础太差,在高一的时候就辍学在家。

面对儿子这一状况, 石凯杰十分愧疚。凭石凯杰“拼命三郎”的性格和他对党的满腔热情,他不会因为儿子的事情对工作有一丝懈怠,绝不会使工作受到丝毫影响。可儿

子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儿子的前程关乎到全家的幸福，何去何从，确实让石凯杰一筹莫展。

看着稚气未脱的孩子，战友和同事都劝石凯杰：“凭你对单位的贡献和工作中做出的成绩，找领导说说，给孩子安排个工作兴许不是什么难事。”石凯杰说：“矿上和咱自己家里一样，也是一摊子难事。再说，我不能拿工作成绩作资本去为难矿领导，我是共产党员，绝不为组织添麻烦。”

的的确确，石凯杰没有给组织添麻烦，但孩子的事情总得想办法解决，石凯杰只好鼓励孩子自己去闯世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多少年过去了，石凯杰 28 岁的儿子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职业。

石凯杰曾给战友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人间正道》，内容是：高山常青水常流，春花秋月复年有。雁过留声人留名，春夏秋冬永不休。对党不计名和利，为使江山万年有。这，既是石凯杰的心声，也是对石凯杰一生的写照。

铁汉柔情

石凯杰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而桑树坪矿所处的崖岔村却是有河无鱼，为此石凯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骑着小轮摩托车到黄河岸边垂钓。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周日，石凯杰翻过绵延起伏的山脉，来到原黄河管委会所在地的黄河岸边钓鱼。这天运气不错，石凯杰一口气就钓到了几条 1 斤来重的黄河鲤鱼。

眼看日过当午,石凯杰收拾行囊,哼着小曲骑着摩托车往家赶。当行驶到半山坡时,摩托车却意外熄火,怎么也发动不起来。这里山高坡陡，距桑树坪矿至少还有 20 多公里路,石凯杰只好到居住在半山坡的几户人家求助。

当石凯杰踏进第一户人家的窑洞时,眼前的场景让他目瞪口呆。一对 30 来岁的夫妇竟养有 5 个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还不会走路。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窑洞里除了土灶台、土炕之外,真可谓家徒四壁。

经过了解,石凯杰才知道,这个小村庄叫康家岭,这家男主人叫师百生。由于一直想生一个男孩，却不承想连生了 5 个女孩，真是越生越穷，眼下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石凯杰的心痛啊,他立即拿出身上仅有的 20 多元钱交给师百生，要他一方面接济生活，一方面为大女儿准备衣服送孩子上学,并说以后的困难他帮助解决。

从此，石凯杰再也没有换过钓鱼的地方，那是因为独泉乡康家岭有了一份牵挂。石凯杰每次去都要给师家带去生活必需品,给孩子带去学习用品。从本子、铅笔、课外读物到油盐酱醋,甚或孩子的衣服,石凯杰能想到的他都会尽其所能去帮师家。有了石凯杰的帮助,师百生一家的生活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5 个孩子陆续上学,师百生夫妇的脸上也有了难得的笑容。

但身处大山深处的师百生在脑子里仍有不少落后的思想,他认为女孩子将来都是人家的人,有一点知识就行了,所以要让读完初中的大女儿在家务农。石凯杰知道要改变师百生的观念很难,但绝对不能让孩子辍学。石凯杰就动起了脑筋。他把师百生拉出土窑洞,面对崇山峻岭和沟底的小河,对师百生说:“老师呀，我懂得一点风水知识,你看，河流到你家门前是九曲十弯不回头,你家处在风水宝地，孩子将来一定有大出息,你可不能耽搁孩子的前程呀。”师百生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不提让孩子停学的事。

其实石凯杰哪里懂得什么风水知识,他只是根据师百生的情况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在石凯杰的帮助下,师百生的 5 个女儿都非常争气。现在，师百生的 5 个女儿有 4 个大学毕业,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工作。从 3 孔土窑洞走出了 4 名大学生，师百生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名人”。

提起石凯杰,师百生夫妇说:“遇到石凯杰,是我们祖上修来的福分。石凯杰是我们师家的贵人,我们会记他一辈子。”

石凯杰平生爱水,水性也极好,不论是大江大河他都能搏浪击涛,如平地信步。他的一生也如水一样,无欲无求,无形无味,却恩泽社会。他用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行动,践行了他对党的诺言:“我是共产党员,要把一生奉献给党！”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高怀斌,韩城矿业公司退休职工。

“10086”的来电

文/赵东鸽

桃花这些天每到吃完晚饭就坐卧不安，按说丈夫刘宝在煤矿下井十几年，工作勤恳、技术过硬，半年前破格调入了生产科，正式成为办公室的骨干科员，桃花应该高兴才对，可她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

这一切都源自那个该死的电话，那个“10086”的来电。

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桃花做了刘宝最爱吃的火锅，两人正涮着菜，刘宝放在桌上的电话响了，刘宝看了一眼按掉电话，笑着对桃花说：“没事，10086，这几天总打！”话音刚落，电话又响了，桃花瞄了一眼——“10086”，“接吧，说不定是套餐有什么变化呢？”“哦、哦，那我接。”

“喂，你好！”那边隐约是个甜美的女声，刘宝应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看着桃花询问的眼神，刘宝明显有些闪躲：“没啥，就是推销流量。”可不到一分钟，他便拿着手机躲进了厕所，半个多小时才出来。

自那个电话之后，刘宝就经常加班，晚饭后不再帮着桃花收拾家务，不再和桃花谈天说地，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出门，半夜十一二点才归家。桃花以结婚十几年的生活经验和大量伦理剧的剧情走向来断定，刘宝肯定有问题，那个关于“10086”的段子网络上已经传烂了。年近四十的刘宝虽是个煤矿工人，可一米八的大高个，模样斯文儒雅，一表人才，桃花以前一直以此为荣。可如今，这些都成了让桃花抓心挠肝、胡思乱想的罪证。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桃花愈想愈紧张，这才在生产科待了几天啊，难道生出了什么花花肠子。

这天，刘宝再一次出门加班，桃花心烦意乱地收拾着碗筷，“叮咚”。咦，刘宝的手机响了，一个要去加班的人，怎么会忘记带手

机呢，她拿起手机开窗向下望，见刘宝急急忙忙奔向隔壁单元。难道，他真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乱来，桃花看了眼手机，“10086”发来一条短消息，桃花试图打开看看短信内容，试了几次也没有打开，死刘宝，居然删掉了她的解锁指纹。

桃花拿着手机冲下楼，仔细听着隔壁单元每一户门内的动静，到了三层，中户里隐约传出了刘宝的说话声，不对，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桃花气愤地砸起了门，“咚咚咚、咚咚咚”，门内立刻没了声音，过了许久才有人走近，门内的人刚转动门把，桃花便一把拉开门冲了进去。眼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个女人正比划着讲着什么，门口则站着手足无措的刘宝，厨房里传来倒水的声音。桃花气愤地把手机往刘宝手里一塞，满脸怒气地说：“哼，在别人家加班啊你。”说完，转身就往出走，回过神的刘宝知道桃花肯定是误会了，急忙拉住她的手说：“桃花，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时，厨房里的人端着水走了出来：“是谁啊，刘哥”，待他看清是桃花时，也有片刻的愣神：“是嫂子呀，快进来坐。”咦，怎么是生产科的大学生小李，桃花彻底糊涂了，这两个大男人有什么事瞒着她，搞得这么神秘。

小李见桃花一头雾水，急忙请她坐在沙发上：“嫂子，您别生气，刘哥也是，您倒是给嫂子说清楚啊，这也不是啥坏事。”

刘宝无奈地挠了挠头：“说了呀，以前说了很多次，她都不同意，我还是没办法。”

桃花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底是咋回事呢。

小李拿过刘宝的手机递给桃花说：“嫂子，你是不是发现总有‘10086’给刘哥打电话发短信，其实那是本科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打来的，每天的信息是提醒刘哥别错过了视频培训时间，刘哥一直觉得自己的专业水平不足，以前只是负责区队的生产任务，还算得心应手，可现在要负责全矿的生产任务，我们既是煤矿生产的管理者，又是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者，一点岔子都不能有啊。这不，刘哥几个月前报了专升本的学历提升再教育，怕你不同意，只好在我这偷偷学。”

桃花听了真是又急又气又心疼，她之前不让他报班学习，还不是怕他太辛苦，在井下工作分神危险嘛。如今他下井少了，技能要求高了，桃花又怎么会拦着他呢？

桃花羞愧地告别了小李，下了楼，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怎么忘了那是小李家呢？这个刘宝，真不该欺骗她，把她当成什么人了，守财奴吗？“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桃花突然想到家里那个台式机是不是太老了，该换个笔记本电脑。对了，还要查查吃什么能补脑增强记忆力，最重要的是要联系“10086”。哦，不，是真的 10086，提升一下家里的网速……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赵东鸽，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

军心初心

文/孙文胜

上级要表彰捐资助学者。我正为搞不清那位匿名捐赠者是谁犯急，姐打来电话气咻咻地说，快回家看看你老爹吧，他热得快要不行了。我本来想问，家里不是有空调吗？怎么……不等我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作为女儿，这种语气说老子，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但我又弹嫌不出她啥毛病。我远离家乡在山区学校任教，平常父母的头痛脑热、缝补浆洗靠的可都是她。

去年夏至，我因事回老家。下了车，正午的太阳像瓢泼的滚水，烫得人嗓子发焦心发慌。挨近村口的二道梁子，我就看见爹戴顶草帽在锄玉米。他赤裸着后背，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脊梁流。我抢下锄头说，您看看，这赤日黄天的，谁还在锄地？也不知道歇下个身子。爹尴尬地搓搓手说，苗儿都枯干了。锄一锄，可以蓄养墒情，草也容易晒死。我怕爹晒晕，生拉硬拽把他逼回了家。

回到家，娘端来一盆水，爹洗了脸，又喝了碗清亮的酸浆水，气息才算平和了。姐从家赶来，满腹怨气地说，就那块地，前前后后我锄了好几遍，爹还是不放心。爹解释说，我闲着也是闲着，锄锄地，当锻炼呢。姐说，大热天的，咱不能没完没了地去“锻炼”。爹不吭声了，坐在门槛上点着了一锅烟。

我对姐说，把地租出去吧。没人租了，就撂那儿。爹急了，站起身，脖子上的青筋暴老高，咱庄稼人不种地，还算个啥样儿？地让草荒了，旁人不骂，我都臊得慌哩。

娘怕我们父子吵闹收不了场，打了圆场，彼此就都消停了。

下午，背过爹，我到镇上买了台空调。安装好电源一开，凉风吹得嗖嗖的。爹没使用过这器物，左瞧瞧，右看看，自言自语地说，比大蒲扇可是强多了。我说，钱花到了，就得有好效果。他端了一壶茶刚要喝，顿住了问，花了多少钱？我自知失言赶紧打岔说，把您和娘热病了，花的才是大钱。咱现在凉快了，不生病了，也就不花钱了。爹点点头，哼着乱弹，靠在山墙上打起了呼噜。

送我走的时候，爹说，你上次买的那皮鞋质量好，我下地干活都没穿烂。20元，很值当哦。我偷偷笑了下，说，喜欢，就给您再买

一双。不过,别再下地穿了。他不知道,这双皮鞋市价200多元呢。

姐的电话是召集令。下午我就回了家。

走进门,又憋又闷的堂屋里,爹躺在床上昏睡着,娘腿上放个笸箩,戴着花镜坐在后门口拣豆子。见我不言声回家了,她明显有些手足无措。

我说,家里不是有空调吗?爹怎么热成这样了。我去开空调,才发现空调没影了。我急了,忙问,空调呢?空调咋的不见了?

爹不吭声。娘站起身,拉住我就要进厨房。说,你想吃啥?娘给你做。

我说,我不饿。我问您空调呢?娘见躲不过就说,卖了。那物事就是个电老虎。你爹和我都是老寒腿,哪能老吹那玩意儿。

原因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安抚了爹,我去找村电工胡兵问。这小山村里,维修安装的活计少不了他。没料想,胡兵也叽叽歪歪不正面回答。我说,咱还算是一起玩过尿泥的发小吗?做不成朋友,咱吹灯拔蜡走人。见我认了真,胡兵才说,叔让我把空调拆了,安装到麻子爷家了。

麻子爷我知道。他从小尚武,一九四九年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武装。他儿子保国和我爹一起当的兵,听说后来牺牲了。我心里埋怨爹,怜惜麻子爷送空调,也该给我打个招呼不是?话说到这个份上,胡兵也不再遮掩了,说,你家不缺吃不缺穿的,知道你爹为啥还要承包二道梁那块地?我摇摇头。胡兵说,为了给麻子爷赚份口粮。我愕然。

回到家,我把和胡兵的对话,一股脑儿端给了娘。问娘,爹为啥要这么做?娘说,咱家欠麻子爷天大的情。接着,她就和我讲了下面的事。在部队,爹和保国叔一起学习队列、射击和甩手榴弹,好的买块手表都要轮流戴。那年,他们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有次执行穿插任务,他们连担任尖刀连。爹端起狙击枪隐藏在崖石后,瞄准敌军官准备开枪。一颗炸弹呼啸着落下来,保国叔飞起一脚,将爹踢倒在身旁的弹坑里,而他自己,却光荣的献身了。

我说,没听爹提起过这件事。娘抹把泪说,你麻子爷从来不让提,早些年你爹送粮送钱他也不收。近些年他老了,才慢慢不拒绝了。没了你保国叔,我和你爹就是老人家的儿女。

爹在床上哭出了声。我看了爹一眼,猛地喊道,孙大柱。

到!爹触电般"嚯"地坐起了身,完全没了倦怠和病容。一声到,一生到,军人的本色和担当爹没有丢。我说,我去把麻子爷接家来住。爹沮丧地说,九头牛怕都拉不来。我说,我是隔代人,他没法拒绝。

下午,我和姐拉着架子车去接麻子爷。路上,遇到了学校教导主任。他说,匿名捐助的人找到了,是麻子爷。我和姐一时间都傻了眼。爹送给他的,他又捐出了。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孙文胜,陕煤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青梅

文/冯骁

一

午夜时分，劳累一天的人们已进入梦乡。偌大的矿区依然醒着，如星星般的灯光点缀着矿区的夜景。井口的灯光如昼，来自不同地点的不同机械发出的轰鸣声，组成了矿山小夜曲，让升井的人们浮想联翩。

一列电瓶车缓缓驶进井口候车室，待车停稳后，矿工们争先恐后地拔掉车厢座位旁的安全插销，走下电瓶车，沿着文化长廊走向矿灯房，交还各自的矿灯和自救器，然后走向浴池。石磊跟随在工友的身后，重复着他们的动作：卸下矿灯和自救器递给灯房窗口的女工，领回自己的工牌，然后向浴池走去，走向一片热气氤氲的偌大空间，走向一个可以洗去周身疲惫的温暖空间。

四十分钟后，一身休闲装的石磊从浴池的更衣室走出来，沿着矿山路向半山腰的住

宅小区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欣赏着夜景。远处的一条大河沉浸在浓浓的夜色里,夜空中的星光与矿区的灯光交相辉映,映出幢幢楼宇和矿山建筑。住宅小区已是一片沉寂。石磊轻轻地开启自家的院门。这是一幢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层石头小楼,据说当时为了节省砖石,建造楼房的石头全部取自后山;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浸蚀,仍然坚固如初。石磊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从锅中取出饭菜,吃了起来。吃饱后走进自己的卧室睡觉。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二

快晌午的时候,石磊被一阵说话声吵醒,仔细一听,原来是邻居青梅正在与母亲交谈。石磊赶忙穿好衣服走出来,与青梅打过招呼。

石头,休息好了吗?青梅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问石磊。“石头”,是石磊的小名,也是青梅从小叫惯了的名字。

好了,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石磊知道青梅家只有姊妹三人,青梅是老大,家中没有兄长,出力气的活儿自少年起就是石磊去帮助解决的。

我找到一间房子,想用来给学生补课用,但是有几张桌椅需要去学校搬运一下。

好说,走吧。青梅与石磊一前一后走出院子。院门口停着一辆人力架子车。这是你弄来的车子?石磊看着青梅说道。是啊,光靠人力搬运,得多少趟啊。青梅笑嘻嘻地回应道。

石磊拉起架子车向山下走去。来到学校,青梅找到保管员打开了贮藏室,里面全是些断胳膊少腿的桌椅。青梅和石磊从里边一个一个地挑选出毛病不大的桌椅来,又挑了些断掉的桌椅腿和木板,一并装在车上,拉到了青梅说的那个房子里。这个房子位于老年活动中心的院子里,屋子里只有一盏灯,光线不是很亮。

整个下午,石磊找来工具和材料,将这间屋内的电线重新走了一遍,安装了三盏日光灯。被青梅请来的木工师傅将坏的桌椅重新修理好,又做了一个大黑板。石磊和青梅买来几张画贴在房间的墙上。装饰一新的房间立马成为一个小教室,两人喜滋滋地观赏着自己的杰作。

青梅悄悄地塞给木工师傅一百元钱,说了一番感谢的话;那位师傅收拾好工具转身离去。

走,我请你吃饭,谢谢你。青梅动情地说道。石磊答应后,与青梅相伴着向街道走去。

三

走到街中的“南北风味酒楼”门口,青梅说,就这家吧。二人上到二楼的一个雅间。石磊说,就咱们两人,还要包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青梅笑着说道。

落座后,青梅点了四菜一汤。服务员给二人倒好茶水后退了出去。趁着等菜的功夫,这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青年人热切地攀谈起来。

石头,还记得你下乡那会的模样吗?那会儿,你是那么瘦,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你刮到小河里去。

你那个时候也一样,让太阳晒得跟农村妇女没什么区别。

那叫原始美。你忘了?每次回你们村经过我们队上时,都是我招呼你吃饱了再爬山越岭回你们队上。你走后,你知道那些姐妹们怎么说我吗?

她们都说些什么?石磊好奇地追问。

现在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小秘密。除非……

除非什么?正在石磊继续追问时,他们要的饭菜一并端了上来。

你上几点班?能不能喝点酒?

我上零点,酒就免了。

服务员,来两桶“露露”。

青梅与石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吃着菜,一边继续聊着有趣的往事。

你们下乡的地方多好,都是平原水浇地;哪像我们那里的山沟里,出门就上坡爬山,干一晌午活,来回路上就需要一个小时,你们住的是四合院,我们住的是土窑洞;你们喝的是井水,我们喝的是河水。

你们喝的河水也是山里流下来的泉水啊。

拉倒吧,水从上游流下来,沿途有多少人在用河水洗衣服、洗菜,一到下雨天河水就变成了黄泥汤,我们挑回去两三天才能沉淀出干净的水来。再说了,山里特穷,粮食少,没有煤,缺少菜……

怪不得你长得那么瘦弱,原来是吃不好、干活累的。可是你比我早上来半年啊。

那是,我们那一批同学几乎都下井了。

井下的活累不累?

怎么说呢,在农村干活,是在太阳底下干,汗流浃背;在井下干活,是在黑暗中干,同样是浃背汗流。一个班下来,要花去十来个小时,每天都要洗澡,一回到家里就想睡觉。

哎哟,怎么把你上夜班的事忘了,你为我忙一下午,还没有顾上睡觉呢,这让我怎么好意思。

没事,咱们俩谁跟谁啊。石磊大方地举起饮料同青梅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大口。

四

一个周日的下午,石磊约了青梅爬上矿区西边的鹰山游玩。上山途中,二人牵着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登上山顶。站在山顶,俯瞰着偌大的矿区和远处的景致,顿觉心旷神怡。二人又来到“飞来石”下坐定。石头,我的课外辅导班明天就开班了。青梅看着石磊的眼睛说道。祝贺你!石磊抱拳施礼。这其中也有你一份功劳呢。我那只是举手之劳。石磊谦虚地应道。

“飞来石”在他们的头顶上高悬着。石头,你说这个大圆石会不会落下来?青梅望着头顶的巨石担忧地说着。也许会吧,真要下来,我会一把推开你。听到石磊如此的回答,青梅心里激起阵阵无声的浪花,原来石磊的内心是如此看重如此在乎我的啊。青梅这样想着,便情不自禁地看了石磊一眼,她的眼里溢出一缕幸福的泪花。在这一刻,石磊大胆地用双手拥住青梅,二人紧紧地拥吻在一起……他们一边吻着,一边发出呢喃的甜言蜜语,许久许久。

远处传来脚步声。石磊与青梅松开手,

重又端端正正地坐好。石头,你小时候都做过哪些我不知道的有趣的事?

我啊,那可多了去了。有一年暑假,我回了我叔叔家,叔叔家在农村。我就与一帮小伙伴上山摘杏吃,下河摸小鱼,去麦场上玩捉迷藏。我叔家旁边有一个麦场,麦场边上有一个空房子,里边装了一些麦草,我们几个小伙伴挨个上到麦草垛上边,然后往下跳,那种感觉当时觉得很刺激,用现在的话形容,就好像跳在了沙发上一样。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去一个水渠里捉螃蟹和小鱼,我们搬开石头捉了好多螃蟹,最后在一个积水潭里摸鱼,捉到许多小鱼,每个人用草茎穿了鱼鳃绑了螃蟹,回了家。石磊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眉飞色舞地叙述着。

哎,还有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几个玩伴在玉米地里玩耍,穿过玉米地来到河边时,发现一块石头后边有两个人,我们就好奇地观望起来,只见那一男一女往地上铺上报纸和卫生纸什么的,然后就躺下来,那个男的趴在了女的身上。这时有个伙伴就问,他们在干啥呢?咱们过去看看。有一个大点的伙伴说,他们在亲嘴呢。

后来呢?青梅问。你说呢?石磊逗她说。

你真坏,真是一帮坏小子。青梅的双手打在石磊的肩头。后来,我们就到别的地方玩去了。石磊说出了结果。嗳,说说你的故事吧。

在农村下乡时,那年的秋天,我们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杀人者是村里的二流子,好吃懒做,成天干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一天夜里,他翻进一户村民后院准备逮只鸡吃,没想到鸡一叫被主人发现了,俩人在厮打中,那个二流子掏出了刀子捅了主人两刀,接着又把赶来帮忙的女主人也捅死了;好在他们的两个孩子那天晚上去了姥姥家,才幸免于难。两个月后,在乡里召开公判大会,当时就被枪毙了。青梅陷入在往事的回忆中。

这个事我们那里的知青也知道了,有许多人还去参加公判大会了呢。

你们在农村时身上有没有虱子?

有啊,但是不多。有时候实在咬得不行了,就在窗口前解开衣服捉虱子,嘻嘻哈哈的,可热闹了。

我们趁着劳动累了休息时就坐在山坡上,也不管周围的人什么反应,干脆脱了衣服捉虱子;当然,这都是我们男生这样做,女生们宁可忍者也不敢解衣敞怀。

一晃几年过去了,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总不能一辈子下井吧。青梅试探着问道。

我想学点技术,再搞点发明。他没说这个想法是师傅牛德草提出的。

这个想法不错,你要订个计划,尽快实施,为以后的出路做些准备。

好。你的话就是圣旨,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实施。

五

次日一早,石磊去了一趟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了《煤矿机械原理》《煤矿综采实用技术》等书籍,然后按照学习计划开始攻读起来。

半年后的一天,在井下工作面,石磊

身边的一位工友不幸被头顶冒落的一块矸石砸中腰部,致使小腿骨折。石磊陪着这名工友在医院度过了近一个月；其间,医生为这名工友做了接骨手术,腿上打上了石膏。一个月后,工友出院回到家中休养。每每想起工友在井下被砸伤时和在医院里痛苦呻吟时的情景，石磊内心深处就感觉有几根芒刺在扎心，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制作一种器械,在工友进行空顶支护作业时，可以起到安全防护作用。带着这个问题,他翻阅了几本书籍,都没有先例。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投给了中国煤科院北京总院和西北分院的科研人员。不久,他收到西北分院煤炭开采课题组吴教授的回信,让他抽暇去一趟西北分院面谈。

两天后,石磊坐在吴教授的办公室,向吴教授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发明设想并展示了十余张草图。吴教授带着石磊参观了分院的实验室,并给予他大力指导;最后,在吴教授助手和秦岭机械厂的共同努力下,试制出一台T型防倒前探梁支护架。在矿领导的协调和支持下，这台支护架被运回矿山井下试用。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效果十分理想。之后,石磊据此写出论文报告上报给省上。

石磊的技术革新成果得到了矿上的重视,他被破格晋升为技术员。技术革新的成果效应就如一团火，点燃了石磊心中沉积已久的热情。石磊对技术革新的事愈加痴迷,看到井下各个系统、各个环节上的不合理地方，他就动起脑子反复琢磨它的不合理之处,就想方设法地动手改进,直到达到合理、达到为生产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其间，石磊相继发明制造出上道器和弯道器两种实用型器械，对不慎掉道的矿车重新扶上轨道起到了莫大的帮助，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六

暑假的一天,省上教育部门组织了一次教学研讨会,成为教学能手的青梅被校方指定为参会人。青梅约见了石磊,商量此行的设想。石磊请了两天的串休假,次日与青梅一同去了省城。

到了省城后,青梅去会议所在地报到,石磊在一家宾馆登记好房间后，就去同学处游玩。晚上,青梅悄然来到石磊所在的宾馆,窝在房间里谈情说爱。处于青春期的一对男女,犹如干柴遇到烈火,一旦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这一夜,他们度过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夜晚，成为后来几十年间最美好的回忆。

回到矿区后，石磊与青梅的婚事当即被提上议事日程。石磊的父亲找来石磊的师傅牛德草当介绍人，因为牛德草与青梅的父母是老乡。三方都是老熟人、旧相识,关系铁得跟井下的支柱一样，自然水到渠成,一谈便妥了。于是双方进入婚事筹备阶段。十月一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这一天举办了一对新人热闹而隆重的婚礼仪式。仪式结束后,他们利用婚假外出旅游了一趟，江南美丽的山水风光滋润了这一对新人幸福的时光。他们陶醉在美丽的风景和爱情的甜蜜里。

七

第二年早春时节，在师傅和岳父大人的极力帮助下，石磊得到一个去徐州矿院进修的名额。

在两年的深造学习中，石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一天的学习都抓得很紧，课堂上认真听，课后细细地消化，课余就泡在图书馆里钻研。暑假期间有一个月的实习时间，吃住在离学院最近的一个煤矿上。那是一个现代化煤矿，机械化程度可称国内一流。井下实习中，每三名学员跟随一名师傅。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石磊对综采机的操作、保养、检修和故障处置等技术日臻成熟，博得了师傅的称赞。

实习期间，石磊每天利用空余时间把当天的情况汇报给青梅，或用视频，或用微信，两人甚是甜蜜。临近结束时，石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青梅，约青梅来徐州。青梅安排好暑期学生的补课事宜后，急匆匆地坐飞机来到这座城市，并与石磊一同去了青岛。在那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度过了愉快的三天。坐在海边的沙滩上，遥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他们手拉着手，互诉着内心深处的思念和渴望。在崂山的密林深处，他们深情长吻，好像久逢的恋人。看到那一幕，就连林间的鸟儿也留下几声欢快的叫声。

八

在石磊进修学习的两年时间里，青梅除了忙于教学事务，还要忙家务；同时还要兼顾课外辅导。每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回到娘家看望一下父母亲和妹妹。因为工作繁忙，石磊又不在身边，她在与石磊商量后，忍痛打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时光如梭。石磊学成归来，回到了矿上。这时候，矿上的炮采全部被综采取代了，真是鸟枪换成大炮了。石磊被安排到综采队担任技术员，这个队是新组建的，既有石磊原先区队的二十多名老工友，又有一批新招进的大学生和协议工。队干部们制定了周密的培训规划和“以师带徒”计划。考虑到新来的大学生理论知识深厚，但实践经验欠缺，农民协议工理论和操作水平都有待于提高的实际，队上采取不同的培训计划，每名老师傅带两到三名徒弟。为了发挥各自优势和尽快成才，队上要求大学生向协议工传授理论知识和岗位操作知识，老师傅负责传授实践经验，在半年时间内，谁优先出徒，并突出贡献者，给予奖励或转正晋级。这个方法果然奏效，没出三个月，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学徒都能够独当一面，熟知岗位操作规范，且能熟练判断小故障并正确处置，队上的生产任务月月完成，受到矿上的表扬和嘉奖。

半年后，石磊被提升为副队长。

进入秋天的一天，综采设备刚刚倒入一个新工作面，一天夜里，石磊与两名工友正在机头处置一个故障时，冷不防从上方落下一个煤块，砸在他的腰部，他顿然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当班的工友立即向地面调度汇报情况，并找来两块木板扎在一起很谨慎地把石磊抬离井下，送到井口。石磊被一辆救护

车疾速地送往医院急救。

经检查，石磊有三根肋骨骨折，肝部受轻微损伤。经过连夜的手术，骨折的三根肋骨被复位，他的腰部缝合了二十多针。次日，青梅赶到医院，趴在石磊的床边哭成了泪人。石磊抚摸着青梅的秀发，连连安慰着她，不怕不怕，过些天就会好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陆续有矿领导、区队干部、工友和石磊的同学前来看望和慰问。青梅因为工作离不开，仅仅在石磊身边伺候了两天就匆匆返回了学校，队上派了两名工友轮流在医院照顾着石磊。

一个多月后，石磊出院回到家中休养。

九

在石磊休养的这段时间内，矿上进行了分房。按照工龄和职务等条件进行排序，石磊分到位于新市区梅园小区一套三层单元房。青梅的父母也分到同在一个小区的一套单元房。在征得双方父母亲的同意后，石磊与青梅的两个妹妹全权负责新房子的装修工作。从设计、施工到采购材料，他们三人每天奔波于矿区和新城小区之间，认真地负责着装修工作。装修临近尾声时，石磊与青梅及双方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来到新居参观。看完每个房间的装修效果后，大家甚感满意。接着又到各个商场和专卖店看了家具和家用电器，拿出了需要购买的清单。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石磊一家雇用了矿上的一辆工具车和一辆大卡车，将家中的物品搬入新居。过了一周，青梅一家也从矿上搬入了新区的梅园小区。

身体逐渐康复的石磊又向矿上续了一个月的假。他用这一个月时间到驾校学习汽车驾驶技术。一个月后，石磊顺利通过各项考试，拿到了驾照。假满后，石磊回到了综采二队开始上班。上班第一天，他先去了矿领导办公室，领导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是否转到辅助单位去？石磊好像经过了认真思索，脱口而出：“我是在综采二队跌倒的，我要在那里爬起来。”领导看他态度坚决，又看了他的身体复查报告，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回到综采二队，石磊一开始干活时觉得不如以前那么有劲，一旁的师傅劝他不能太用力，身体刚刚恢复过来，要悠着点干活。石磊将师傅的话记在心里，干活时尽量谨慎行事。又过了三个月，他的身体完全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如一头猛虎，驰骋在茫茫煤海。

十

秋天到来的时候，青梅从矿区子校调入新城一中担任初一三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在年级排名靠后。经验丰富的青梅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使班上的尖子生脱颖而出，也使一些想上进但不知窍门的学生一览无余地显露在眼前，这就让青梅有了对症下药的信心。每天放学后，青梅有意识地留下那些有进步欲望的学生，对他们进行补课；这种补课是免费的，青梅只想通过补课，使更多的学生再进一步，迈入优秀学生的行列，也让更多的老师知道自己的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在期中考试中,初一三班的排名一下子跃至第二名,让全校师生顿然对她刮目相看。之后,从校领导到教导处的老师,相继来到青梅的班级听她的课;课后,大家对她的教学态度、方法、效果等十分认可。又过了一月,校方组织了一次“青梅重点教学示范课”,地点放在学校的大会议室。那天,初一三班的学生一律着校服,整齐地坐在会议室里,后边是校领导和全校各年级的主课老师。青梅微笑而平静地走上讲台,开始了她从教以来最为盛大和精彩的公开示范课。从她的着装、讲课风格、课堂把控等环节来看,显然她做了满满的准备。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领导和老师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初一三班的排名跃至全年级第一。青梅被评为“教学能手”,并逐级上报给省教育厅。

当这一荣誉成为事实的时候,有许多家长找上门来,要求青梅开班给他们的孩子补课。青梅只好将自家的地下室腾出来作为教室,分批分次地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石磊拥有了一辆自己的小车。已被升任为队长的石磊,工作更加繁忙了,每天早早地开着车去上班,下班后还要处理一些队里的事情,然后才能开车返家。

十一

这天下午四时多,刚升井准备去吃饭的石磊,突然接到队部的电话,说是工作面发生透水事故。他立马奔向队部坐镇指挥。很快,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也都来到井口调度室。救护队员也到达井口,一边了解井下详情,一边制定营救方案。通过电话,已调运了三台大功率抽水机,正在赶往井口的路上。

半个小时后,陆续有工人从井下逃生升井。他们惊魂未定地叙述着井下的情形:事情发生在与综采二队工作面相隔二百米远的掘进头,工人正在掘进施工时,突然有一股黑水冒涌出来,正在作业的三名工人扔下工具转身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赶快撤人,突水了!因为综采二队的工人们正在生产,机器的轰鸣声影响到他们的听力,许多人全神贯注地忙于干活,直到工友们跑到跟前时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反应快的随即起身奔跑,很快大水就冲至眼前。

这时,综采二队的一名工人说,看到大水涌来,我们正在生产的工友扔下工具,迅速地向大巷奔跑,有的人没来得及跑出来,被困在里面。

听完工友的叙述,抢险指挥部立即下令,救护队员立马下井侦察和救人,安装队迅速安装抽水泵。不多时,矿务局领导也赶到现场。在救护队员的全力救援下,有三十多名工友被成功救出。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抽水,从掘进头透出的水被抽得落下去许多。救护队员从最深处的巷道里和一条盲巷里抬出四具尸体,经过辨认,有三具是掘进队的,一具是综采二队的,那是牛德草师傅。

在医院的病床上,大学生小张向调查人员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大水冲来的时候,我只记得是牛师傅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推到综采机旁,说了声,抓住机器,千万别松手。说完,他就扑向另外两名工

友，去救他们了。后来我就不知道牛师傅怎样了。

一位协议工回忆说，是一位老师傅救了我，当时水的冲击力非常大，那位老师傅在激流中拉着我的手游出了危险区，把我推到一个安全平台后，他又转身向深水区游去。

事后，经过调查组认真调查，原来是与国有煤矿井巷相邻的一个私营煤矿越界开采，导致老塘积水倾泻而出，从而导致国有煤矿井巷被淹，四人蒙难。调查组认定，牛德草同志救人有功，将其事迹上报省上，为其申报烈士荣誉。牛德草及另外三名工友的家属分别获得一份抚恤赔偿。小煤窑被关停。因为毕竟发生了重大事故，从矿领导到区队干部，都背上了一个处分。

在安葬牛德草师傅时，石磊和青梅悲恸不已，抚摸着牛德草师傅的墓碑，久久不肯离去。

十二

次年初夏来临的时候，青梅成功分娩，石磊和青梅有了自己的女儿。自孩子降生后，青梅辞去了班主任工作，改任副科，并推去了所有的课外辅导事宜，只想一心一意地哺育自己的宝宝。

这一年老天爷似乎格外眷顾他们，青梅在教学中顺风顺水，石磊在生产中也同样顺水顺风，生产指标超额完成，安全无任何事故，技术革新屡有成果。年终的时候，石磊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矿务局的表彰大会。

在跨入新的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是这个矿因为井下资源枯竭，要停产关闭，所有工人整体划转到陕北某煤炭基地。很快，正式文件就下来了。先是领导层和中层管理人员开会传达，接着是各区队班前会传达。一时间整个矿区人心惶惶，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老人妇女，都仿佛如热锅上的蚂蚁，所到之处都是三五成群谈论着划转分流的事情。

面对着即将满周岁和满脸困惑的妻子，石磊陷入一种去留不定的两难境地中。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冯骁，韩城矿业公司。

归宿之地

文/王小梅

病榻上的李书明忽然提出那个要求,让毕小刚深感意外。她要毕小刚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如此才能瞑目。毕小刚不知道李书明的想法从何而来。在此之前,她可从没这么“出格”过。作为一名风景摄影师,毕小刚一直认为,自己比谁都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风景,他的相机以及本人就是为此而生。但李书明说,她不要埋在那样的地方,她要毕小刚找一个安静、温暖、明亮、干燥、没有人的……所在,她说了很多,每天都有新想法,就是说不出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

最后,她含着泪说:“只要你用心找,肯定能找到。”

“你一定会明白,我到底喜欢什么地方。”

年轻的时候,李书明就是个文青,喜欢摄影和写诗,曾将自创的诗歌谱成曲子,在篝火晚会上演唱。结婚后,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家庭和照顾孩子上,让毕小刚全力发展事业。毕小刚能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摄影师,李书明功不可没。

女儿出国那几年,李书明忽然迷上胶片摄影,还在家里弄了个暗房,不准任何人进入。整理遗物时才发现,那几年风风火火拍下的照片中,居然没有一张彩色的。

三十几年的家庭生活中,李书明扮演的是保姆、姐姐、母亲、伴侣等多重角色,但大到投资置业,小至家里物品摆设,她向来都听毕小刚的。在女儿出国留学这件事上,她更是像所有谨小慎微的母亲那样百般劝阻,希望小孩永远留在身边。没想到,李书明乖巧、温顺的背后,还藏着一张让毕小刚陌生的面孔。

李书明患病很突然,例行体检发现已是晚期。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肯治疗,说事已至此,不如保全体面、坦然赴死。女儿人在国外,疫情隔绝,好几年都没回来了;李书明也不愿她回来,说好不容易出去,就不应该回来。从始至终,李书明的态度让毕小刚震惊。他不敢想象,事情如果落在他刚头上会怎

样，从来没有想过死这种事；直到如今，他仍不愿去想。

向来，李书明的作息极为规律，常年练瑜伽，身材保持得也好。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毕小刚实在想不明白，只好将之归结为“遗传”——岳父母当年也是早早离世。

三个月前，毕小刚驱车去了李书明记忆中“山清水秀”之地。上一次去那里，还是二十年前。那时，他们刚刚拥有人生第一台小轿车。本来，李书明想买明亮的鲜红色，说下雨天开在马路上特别好看。最后，还是毕小刚做主，买下黑色桑塔纳；大街上所有出租车都是这个牌子，坚固耐用，让人放心。

那个周末，他们开着崭新的桑塔纳，去了方圆一百公里内的最高峰，一座海拔仅两百多米的小山丘。李书明拉着毕小刚的手，非要把角角落落看个遍，连一块石头都不放过。李书明的家乡群山绵延，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大概便是山，自随毕小刚来到这个平原城市生活，便很少回去。

买了汽车的头几年，趁着周末和节假日，毕小刚带着李书明、女儿，着实去过不少好地方——海边渔村、温泉酒店以及山林里的小木屋，家中相册里的很多照片大都摄于那个时期。那时候的李书明三十几岁，年轻、迷人，充满活力，是毕小刚的贤内助。而女儿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眉眼嘴角都与李书明很像，是缩小版的她。后来，随着女儿升学、出国，毕小刚几次工作调动，一家人渐渐聚少离多。

没想到，李书明记忆中“山清水秀”之地早成了废弃的养鸡场和养鸭场。他们在山坡上搭起棚子，筑起人工水塘，造了鸭舍和鸡舍。现在，饲养鸡鸭的人扔下这一切离开了，但空气中仍残留着一股莫名的气味。

从那里回来好几天，毕小刚睡不着觉，生怕李书明知道这件事。他总觉得她什么都知道，这屋子里一直有双眼睛盯着他，敦促他去完成那件事。

四月的某一天，毕小刚准备出门。为了李书明，也为了他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那天，毕小刚在网上搜索“山清水秀”的地方，页面上忽然跳出“长寿村”“云上乐园”等字样。除了文字介绍，还有图片。村庄四面皆山，有带状河流环绕，古老的房屋、树木倒映其上，影影绰绰的，很像世外桃源。或许，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毕小刚希望尽快找到它。

李书明离开后，女儿经常与毕小刚视频聊天。他们之间有时差，女儿的白天是毕小刚的夜晚，毕小刚害怕这种见面模式打扰到她的生活，每次都是仓促地结束通话。还有一个原因，每次看到女儿，毕小刚的脑海里总会涌现李书明的模样，尽管她们之间的相像处越来越少。环境、饮食的变化或多或少会影响一个人的容貌，如果李书明去了那个地方，大概也会变成这个模样吧。看着视频中的女儿，毕小刚总忍不住这么想。有一天，两人例行聊天结束后，毕小刚把网页上下载的图片发给她。

“怎么样，这个地方好吗？”

“还不错啊。”

“是不是有点像你外婆家？”

“是有点儿。”

“那是长寿村，也是网红打卡地，据说风

景很不错。”

“嗯。”

“我想着去那里看看。”

“好的呀。”

“你第一次去那里大概几岁时，还记得吗？”

……

等了好一会儿，女儿才回过神来：“哦，sorry，老爸，刚才在忙。”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句：“时间过得太快，我都记不得了。”

几分钟后，毕小刚补发一个微笑的表情，算是给父女俩这一天的闲聊画上句号。

从前，是李书明负责与女儿联系，娘俩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些话李书明会转告给毕小刚，有些则不会。说实话，她们之间的关系让毕小刚嫉妒。毕小刚隐隐觉得，女儿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看见狗都会害怕的小姑娘了，她的人生早在毕小刚的规划和视野之外了。

“长寿村”位于本省东部，要经过李书明老家——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去那里一趟。看时间吧，如果时间允许，倒是可以下去看看。记忆中，那是一个破败的村庄，木头房子，两层楼，窗户很小，位于山谷之间。人仰头走在其中，宛如坐井观天。

有一次，毕小刚问李书明，那里可有什么好玩的，李书明慢悠悠说出一个地方：水库。水库的水像翡翠，随季节变换颜色，蓝色、绿色或蓝绿色，但永远不会变成浑浊的泥浆水。李书明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常常一个人偷跑到水库边。那个地方死过很多人，不是自己跳下去，就是游泳时淹死的。

李书明一直没搞明白，水库的水为什么那么好看，直到他们去九寨沟旅游看到同样的水。毕小刚告诉李书明，那些水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的，只因为表面的反光和透明度不同而导致。李书明却不以为意，“为什么附近小溪里的水不是这个颜色？它们可相距不远啊。”李书明的话再次回荡在耳边，她的模样却有些想不起来了。

毕小刚一直想去水库看看，离村庄只有三里地，但一想起关于死人的话，有些吓人。最终也没去成。

这还是毕小刚头一次独自开在这条高速路上，以前副驾驶座上总坐着李书明。有一年清明节，他们急着赶回去扫墓，傍晚上的高速，半夜还堵在路上。雨天路滑，被追尾了，拖车久候未至。车祸发生时，女儿躺在后座上睡着了，整个人一下子弹到李书明脚下。那一次，全家都大惊失色。

后来，李书明告诉毕小刚，车祸就发生在离水库不远的地方。

天黑，下着雨，毕小刚自然什么也没看见。可毕小刚还记得李书明说到“水库”时的表情，总有些怪怪的。

忽然，道路前方出现一大片影影绰绰的山脉——就在挡风玻璃前，毕小刚从两座大山之间的豁口开进去，畅通无阻。两侧山体似乎被无形之手推开，推到不远处，将毕小刚引入另一个世界。前后左右，深浅不一的绿意瞬间包抄过来。

这一路过去都是山，群山绵延，望不到尽头。而道路将变窄，三车道汇成两车道。

毕小刚将车子开进服务区，在一处花坛前停下。毕小刚调整椅背，准备睡一会儿。事实上，他的身体并不觉得累，即使再开上一

两个小时也没问题。但有什么东西让毕小刚退缩了。他想着李书明说过的话……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李书明的拍摄角度很特别，也很有力量，就像一个人尽管坐在寒冷、漆黑的屋子里，仍让人感到温暖和安慰。不得不承认，她不再是那个毕小刚所认识的善良、平庸、没有什么想法的女人，她身上焕发出的某种东西让毕小刚震动。那些作品多么奇怪啊，原野上孤零零的树、石灰墙上破损的窗户、一只爬行在干燥大地上的蚂蚁以及被遗弃的破碎、脏污的被子……毕小刚从没有想过去拍这些。

车子一驶入山区，毕小刚就想起水库，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也是无底深渊。人们一个个往里面掉。李书明带毕小刚去过镇上的学校、电影院、照相馆、菜场，它们比毕小刚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要荒凉和落后得多。每到一个新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比他生活的环境明显要差很多，毕小刚便本能地感到幸运。他是个幸运儿，至今仍然是。毕小刚相信自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无论什么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关键是行动。

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还有时间，我应该去那里一趟。毕小刚把车子停在狭窄的路肩上，底下就是那个水库——它赫然在目。

推开车门，经过一段俯冲似的下坡路，径直往那条灰白的、荒草丛生的小路走去，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过去。毕小刚的身体动作呈现出某种仪式感，好像有人正在暗处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

原本，毕小刚只需站在高处张望一眼就够了，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非去不可。当年，那些过不下去的人，就顺着这条杂草丛生的小路走到这里，或许也在这样的时刻，黑暗降临之前。可能，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做那件事，当来到这里后，一切都变了。

车子驶过李书明童年的村庄，毕小刚并没有减速慢行，他的目的地是这里。毕小刚的双脚踩在柔软的草茎上，就像踩在一处随时可能下陷的地面上。他脸色苍白、四肢发抖，一阵本能的战栗让他几乎跌倒在地，好像水库就藏在草丛下面，在某个空隙的深处。

岩石那头，出现蓝绿水面的一角，有一个不断拉伸的镜头，将它移近，近在咫尺。草叶的窸窣声远去，马路上的汽车声也听不到了。几分钟后，水库完全裸露在面前。毕小刚站在岩石上，冷冷地望着它，好似望着一样毫不相干的东西。

如果她认为这就是风景优美之地、理想中的埋骨之所，我能接受吗？那天晚上，当毕小刚躺在连锁酒店的床上，不禁如此想。初次见到水库的恐惧和惶惑渐渐消散了，好似多年来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他总是莫名其妙地信心十足，又对一切来到面前的事物感到本能的忧惧，似乎任何东西都能将他的生活捣毁，让毕小刚陷入困境。

那晚，女儿照例打来电话，让父亲注意安全，开车时间别太长，遇见服务区及时进去休息。女儿的语气让毕小刚有些不舒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就是母亲离开以后吧，她摸索出这一套与父亲说话的方式，将毕小刚当成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毕小刚才五十六岁，离退休还有好几年。

或许，我应该主动与她聊聊站在水库边

的感受。当毕小刚躺在那块岩石上,后背居然暖暖的;一股暖流传递到他的身体里,好像身体与岩石下的大地接上了。某种东西于无声中流淌着,汇聚在一起。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温暖、亲切,有所依傍。

随着黑暗降临,那种感觉收紧了、消失了。毕小刚离开水边,回到车子里。

原本僻静的小村摇身一变成了长寿村、网红打卡地,到处都是餐饮酒店、纪念品商店以及由农家乐改造而成的民宿,日式极简风格,落地窗、大露台,家具陈设都很现代化。李书明就喜欢住在这种风格的酒店里,每个房间都布置得温馨而别致,比在家里还舒服。

她不喜欢跟团游,常常一个人背着包,去荒无人烟的地方。毕小刚担心安全问题,李书明却不以为意,认为没什么可怕的。

前台是个二十几岁的大男孩,眉目清秀、举止文雅,倒像是由这片好山好水养育出来。一问,果然是本地人,大学建筑系毕业回来创业,与同伴合伙开了这间民宿。那个正在一旁研磨咖啡的服务生就是他的同伴吧,同样眉眼俊朗、举止周正。男孩问打算住多久,如果连住三天以上,还可以打折的。毕小刚不知道自己要住多久,这种事情怎么能提前预知。

毕小刚的房间在顶楼,山景房。落地窗外,山色空蒙、云雾缭绕。如果以李书明拍摄黑白照片的眼光去看,很难认定这是一处风景优美之地。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村子,如今因商业策划的成功而成网红打卡地。

毕小刚注意到山林的颜色,比别处要显深幽,给人一种湿漉感,像是久雨乍晴。下楼吃饭时,毕小刚无意中与那个接待他的男孩聊起这个。现在,毕小刚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叫小晨,伙伴叫小牧,民宿名便为“牧晨”。两人既是老板,也是伙计。

小晨说:“毕老师,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们这里号称‘云上村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可能起雾。”

“其中,二月到四月间,雾最大。而一天中,早晨雾气最重,晚间其次。反正,经常云雾缭绕的,都见怪不怪了。”

“那岂不是整个村子里,有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对啊,就是这样的。”

“肯定会影响生意的吧?”

“的确,一开始大家都很不适应,毕竟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风景嘛!什么都看不见,会让人不开心的。但时间久了,有些人就适应了,甚至喜欢上了。”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毕小刚有些疑惑。

“呃,大概是朦胧美……看不清的才算美。”小晨摊了摊手,没再往下说。

毕小刚是“牧晨”最勤快的客人,天一亮就起床,村里村外四处游荡。这里家家户户都养花,都是一些寻常的花卉——长寿花、指甲草、万寿菊、天竺葵、鸡冠花,落在盆盆罐罐里,落在瓦砾、石缝间,随意地插都可存活。

屋里大都住着老人,或门口晒晒太阳、或屋内吃饭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安静。这是一个安静的村子。老人在这里是金字招牌,活得越久越有价值。游客允许进入那些经过改造的老宅,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

那个清晨,毕小刚像往常那样,在巷子里走着,忽然被一个醉醺醺的老人拦住去

路。老者眼睛通红,拉扯着毕小刚的衣服,嘴里絮叨着什么。毕小刚听不懂此地方言,本能地从口袋里摸出香烟递过去。老人伸出树皮般皱巴的手,将香烟别在耳后,嘴上仍絮叨不止,通红的眼睛更红了。

老人的房子就在边上,木门敞开着,一个隐秘的洞穴里似有微光闪烁。老人用那种哀怜的目光望着毕小刚,似在邀请毕小刚进入。

毕小刚一阵犹豫,矮身跟了进去。随处可见打开的酒瓶子,窗台上、椅凳上、灶台边,或歪斜、或直立,像是某种悲伤而失控的道具。

老人跌跌撞撞,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很快便人事不知。毕小刚有些后悔自己的贸然闯入,生怕有人忽然出现,必将尴尬万分。

四处张望之际,一幅放大的黑白照赫然立在低处的矮柜上,一张虎虎生气的脸被禁锢在里面,正冲着毕小刚笑。毕小刚想逃走,却像被什么东西摁住了似的,不得动弹。

忽然传来一阵老妪的哭声,微弱、断续,时有时无——这个房子内部好似隐藏着无数个次第缩小的空间,那声音便来自最里面的那个。

从屋子里出来,一道白光晃得毕小刚头晕目眩,眼前的一切似被拉进一件宽敞的大氅里。起雾了,大雾从天而降,瞬间将这片时空吞没。毕小刚愣怔着站在原地。出门时,旅店里的人还在睡梦之中,整个村庄似乎也是如此。现在,世界消失了,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毕小刚掏出手机,信号飘忽,迟迟无法定位。

那天晚上,毕小刚躺在床上读李书明的旅行日记。那上面可什么都有,商品价格、车票信息、旅馆环境、美食特产等等。她尤喜记录旅途中的奇谈怪事,比如,某个高原古村落里有名少年,从未上过一天学,却能说唱上百万字长篇史诗,只因在一次梦中获得神的旨意;另有知名茶山脚下,一名六岁孩童,长着一张类似六十岁老人沧桑的脸,足不出户,却对上千公里之外,一名成年女性的事情如数家珍,只因那人是他上辈子的姨妈。

李书明的记录尽管五花八门,却毫无猎奇之意,好像事情本该如此,她不过是如实呈现。毕小刚只想找到李书明那么做的原因,总有什么事情触发了她,让她起了那种执念。

过去几个月里,毕小刚查过相关资料,知道某些少数民族还留有树葬传统,将婴孩悬于树下,借助树木的灵气轮回转世。关键是要择一处风水宝地,方向也不能错。但李书明日记里并没有这方面内容的记录。

可能,她并未碰到此类事情,或者她并不想将任何隐秘想法留在纸面上。或许女儿知道一些,但毕小刚无法与她聊关于母亲的话题,这实在难以启齿。

毕小刚来这里有些时日了。这个地方虽然风景不错,但与别处相比,也没有太大不同,除了起雾时,人们被迫去做的那些事。偶尔给女儿发发文字版微信,告诉她这里的“奇观”,以及发生在那个老人身上的事。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个世上居然有这样的地方,长年笼在一片缥缈的云雾里,看不见彼此,难道人们因此而长寿?民宿里的人告诉我,那个老人的孙子死在外面,村里不让设灵堂,不允许纪念哭泣,说是有碍观瞻。他们只能在大雾起时,悄无声息地哀悼。雾散后,一切不得不恢复常态。大雾不时光

临，也随时会消失，哀悼活动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好几次，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走进一片漫天的云雾里。在这样的雾里行走，你什么也看不见，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瞎子。万物被彻底吞没。每次大雾过境，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此过程中被置换掉了。人们会忘掉烦恼、剔除杂念，专注于眼下之事。我怀疑这正是他们获得长寿的秘诀。”

“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个怯懦的人，习惯于活在某种庇护之中。不像你母亲，好像什么都不怕。我承认自己对她缺少了解和关心，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否有过交流。有些事情，大概她只会告诉你……”

这些文字是毕小刚入睡前，断断续续写下。他不能在视频或语音里，与女儿说这些，那会给他一种“赤裸相见”之感。但在“文字”里说，也没有让他更自在。毕小刚总是在信息发送成功后，马上删除。

第二天醒来，手机上已积了好几条未读短信，都是来自女儿。通常只是一两句嘱咐的话，并没有别的。毕小刚对自己感到失望，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曾给她发过那种短信。

那个晴朗的午后，毕小刚在一堵矮墙前，再次邂逅那位老人，差点儿没将他认出来。如果不是那双树皮般皱巴的手，它们在阳光下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老人微闭着眼，嘴角浮现出某种笑意，好似经历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一个明亮、温暖的地方。

毕小刚站在那里，好奇地打量着他。老人忽然睁开眼睛，嘀咕了一句：你挡住我的阳光了。这个人已经不认识我了，毕小刚心里想。他不擅长与陌生人聊天，但那天他决定，要与这个不幸的老人聊一聊。

“那天早晨，你喝醉酒，让我去你家。你还记得吗？”

“我每天都喝醉酒，你说的是哪天？”

“我看见你房间里的遗照了，那个人是谁？”

“什么遗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张脸看上去很年轻，是你孙子吧？他们都说你的孙子死了。”

“不可能，这个村子并没有人死去。”

“可你的孙子的确死了。我见过他的照片，他还很年轻。”

“你肯定搞错了，我根本没有孙子。”

“我亲眼看到的，不会有错。况且，别人也都这么说。”

“即使真的有人死了，那也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在我们这里，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太阳一出来，我们就忘了它，你最好也忘掉。”

老人说话时，一直微闭着眼睛，好似在回答另一世界的问询。作为一名闯入者，毕小刚的问话非常无礼，简直让人讨厌。他从来不这样与别人说话，但他决定这么做一次。反正，我迟早要离开这里，何必顾虑那么多。

那段日子，李书明的身体非常虚弱，根本吃不下什么，但精神还好。疼痛不那么厉害的时候，便想着要和毕小刚说话。而毕小刚则一直劝她多休息，不要徒然耗损体力。毕小刚以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毕小刚从没有想过要去了解她的内心世界。那么多年朝夕相处，难道彼此还不够了解吗？

这一路上，当毕小刚脱离日常生活，完

完全全一个人独处时，毕小刚才意识到，自己与真正的生活之间，可能隔着一面不可捉摸的镜子。你以为镜子反映了真实——恰恰与事实相反。

他来到的这个长寿村、网红打卡地，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如果仅仅是在网络上看看，大概与别的景点没什么两样。好几次，太阳刚露面不久，便被乌云遮住，乌云逐渐增大、变厚，完全挡住了阳光。晒太阳的人起身回到屋子，游客匆匆赶往旅舍。大风刮倒竹竿，将墙头上的花盆带翻在地上，村街又变得空荡荡了。

那天，毕小刚从街上返回民宿，才推开木门，小晨便急切地叫住他："毕老师，刚刚收到气象台橙色预警的消息，未来一两天，这里可能会有大雾弥漫。"

"大雾随时可能出现……恐怕，您暂时回不去了。"他抱歉地说。

"我原本也没打算现在回去啊。"毕小刚笑了笑，似乎并不在意。

"毕老师，等会儿，我把您拉到一个微信群吧。雾散后，我们有一个好玩的活动……"小晨还没说完，便被一个房客叫走，留下一脸狐疑的毕小刚。

回到房间，毕小刚看到女儿发来的微信，还是那些平常的话，叫他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之类。自从离开这个国家后，这个孩子好像不会和父亲说别的了。在两个人之间，如果旧有的联系已然终结，新的还未来得及建立或无法建立，大概便是这样的状态。

李书明的日记里，提到一个叫胡安?鲁尔福的人，她迷上了那个人和他的摄影作品，还有小说。她提到一篇叫《卢维纳》的小说。来这里后，毕小刚一直想着它，想着小说里那个叫卢维纳的地方。

"那里的土地是白色的，闪闪发光，仿佛总被清晨的露水沾湿。"

"(那里)白天和黑夜一样寒冷，露水凝结在天空中，不至于落到地面上。"

"(那里)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谁也不关心一年又一年如何过去。"

某种意义上，这个村庄很像卢维纳。这里，常年大雾弥漫，老人们只能躲在屋子里，悄悄祭奠死去的人；当太阳一出来，他们就要被迫忘记这一切，什么也不能倾诉。显然，李书明并没有来过这里。但她一定知道，这世上肯定有这样的地方，就像卢维纳——尽管谁都不知道，卢维纳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那天下午三点多，大雾就来了，排着看不见的阵列，一点点汇聚起来。也有可能，它是一下子出现的，反正当毕小刚望向窗外时，它已经在那里了。

一开始，还能看到朦胧的山影，缝隙里渗出点绿意。不多久，眼前只有一片冷凝的白。

这里的雾与别处不同，好像它们不是经水气汇聚而成，而是由某种切实的材料做的。

雾一直通到天上，与天空长在一起。云也从空中垂挂下来，变成雾。树枝表面的水汽凝结成雾，湖面更是雾的天然诞生地。总之，乳白色、青白色的雾铺天盖地。如果不是有玻璃挡着，它们随时可能漫浸过来，将人置身的房间淹没。

此刻，如果有人和毕小刚说，他的房子已经被转移至一座孤岛上，无论如何呼喊、求救，都不会有人听见——他也不感到意外。

但民宿里的人并没有将毕小刚忘记，他

被拉进一个叫“雾中见”的群里。不断有人进来,新人要求发送位置共享,此事诡异之处在于,他们不是无法准确发送,便是显示:在雾中。显然,这是一个被赋予特殊功能的微信群,只为了让雾中的人汇聚一堂,消除恐惧。

此群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的功能,所有人皆可畅所欲言,不显示名字与头像。毕小刚试着打了几个字,投进去——根本没人知道发言者是谁。

人们如饥似渴地分享雾中信息。有人趁着浓雾弥漫去约会邻居女人,去偷窃、打劫,去引吭高歌,去做原本需要掩人耳目之事。完事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向众人汇报自己的雾中所获。

毕小刚看到一张张图片、一行行文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惊心动魄。雾成了掩体,成了屏障,人们尽可由此去完成任何心愿。

毕小刚想起此行的目的,何不趁着大雾弥漫,去给李书明找个理想的归宿。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没人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可这里真的是妻子心心念念的风景优美之地吗?我真的找到它了吗?那一刻,毕小刚忽然想起李书明的话,“只要你用心去找,肯定能找到。”心头一阵战栗。

梦醒后,毕小刚发现自己躺在民宿床上,手里还攥着手机。窗外,大雾散去,草木树枝在风中摇曳,栩栩如生。他打开手机,发现已被小晨拉进一个微信群。

他召集大家明天去爬山。

“你们会看到真正的美景。”他在群里说。

第二天,毕小刚跟着他们上山,都是民宿里的客人,爬山在他们看来,无非是茶余饭后的锻炼或消遣,于毕小刚却全然不同。他不仅用眼睛看风景,还得用上耳朵、双手和心灵,他知道这就是他想要的感觉。在看到真正的美景前,他不应该给自己设置任何障碍。

村子后面是一座荒山,从前是柴夫和农人所走的路,如今长满茅草和荆棘,似乎不欢迎任何人闯入。

他们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方就坐下休息,而毕小刚无法停下。毕小刚走在带刺的茅草丛中,走在盘根错节的植物丛林里,在他四周是辽阔无边的暗绿色所形成的背景。某些时候,他自己也成了路旁的栗子树、松树或柏树中的一棵。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越走越远,与这个世界走散了。

那天,毕小刚爬到山顶。山上世界澄澈、明亮,无边无际。俯瞰之下,那一座座山坳和谷地,很像上苍遗留人间的殿堂楼阁。它们只是天然的存在,不长庄稼、果树,没有任何商业利用价值。它们苍凉、沉寂,亘古如斯。

阳光在毕小刚眼前的树枝上跳跃,他被一种闻起来像青草、泥土以及干燥的暖风的东西包围了。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在峡谷里回荡。

时间过去很久,毕小刚仍然在那里。看着那么多鲜活的东西,看到李书明的脸出现在树丛后面,正对着他微笑,“你一定会明白,我到底喜欢什么地方。”

或许,一切寻找或等待不过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王小梅,重庆市万州区。

古城秋韵

文 / 刘 燕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之景,各有不同,想欣赏最美的风景一定要在恰到好处的季节。

我生活的这座古城,它的冬是萧瑟而坚韧的,它的春是和煦而多彩的,它的夏是炙烤烫手的，唯独它的秋则是让人心怀宁静的！青龙寺的樱花、兴庆宫的牡丹、郁金香,华清宫的浪漫温泉,池塘里不曾停歇的蛙叫蝉鸣,随着四季的更替都稍纵即逝。樱花从开放到凋零不过短短七天,枫叶由染红到飘落也不过只有半月的时间,脱下羽绒服便穿上了半截袖……所有的脚步都赶的太急,急的让你已无法顾及薰衣草和向日葵带来的绚烂缤纷。正如一首诗里所说的,“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一生很短,短的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人生本就是一场行走在四季里的旅行，总是经过的太快,领悟的太晚,一旦擦身而过,也许永不邂逅。

树木萧疏、天高云淡,时光催促、四季轮转,飒爽的秋风,已飘然而至,将裹挟在晨起阳落中酷暑炎热的夏戛然而止，蒙蒙细雨、凉风嗦嗦。关于四季,我还是偏爱秋的,因为它总会承载着秋日的记忆,有秋酿,有秋梦,有桂香……繁花落去,遗留花香,满目芳菲浸染,是诗是画是天堂。在寂静的时光中看

明山净水,心浮气躁的你会变得温暖如初!

秋色渐浓的九月,西安,这座散发着独特古韵沉香和现代魅力的古城, 简单、淳朴,又不失风情味,是很多人秋天向往的地方,他们向往也是有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西安古城的秋太美了吧。走在古城的路上,追着初秋的脚步,看友谊路上更添苍翠的法桐,欣赏曾多次被刷屏,吸引无数游客争相恐后前来欣赏的古观音禅寺的千年银杏,还有那散发着让人心旷神怡的淡淡清香的桂花树,“迁西”糖炒栗子的翻炒声,一阵秋风吹来,哆嗦的人这时候走进一家饭馆, 要上一碗羊肉泡, 闻着桂花香,边吃着泡馍……看书院、观民俗、品小吃,极大地满足味觉视觉,在清凉之中的闲庭信步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每每此时,静默成诗,安静成画。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喜欢安静了,乐观从容,淡然安静。远离那些纷扰和喧嚣, 常常会让自己静静地去享受一个人的时光。这个时候, 心情总是美好的, 将生活里的一切美好都化作了心中那道最美的风景,把自己安静的样子,融入风景,去慢慢享受。这个时间,“两耳不闻窗外事……”,无论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人世间的是非恩怨非,都与我无关。

有人说,西安最美的秋色在秦岭,它能把自然美幻和人文底蕴相融合的那抹色彩勾勒的最感人。淡淡的秋风拂过,染上了金黄和深红的层峦叠嶂更加的七彩斑斓,黄中有绿、绿中透红,红中泛紫,其实,什么色彩都不重要,若是一抹色彩入心,便是生命最美的颜色。譬如中年的成熟,便也是生命中一抹安静美丽的色彩! 户太十号葡萄,翠香、徐香猕猴桃,火晶柿等,已瓜熟蒂落,香甜怡人。环山路沿途,越来越多的农家乐、咖啡厅、休闲书屋、美食餐馆,特色民宿引人入胜让你流连忘返。你可以找一方宁静的地方小憩,在一缕炊烟中挣脱世俗的纷扰,卸下盔甲,躺在树下,听鸟啼,望蓝天,追寻花香歪歪斜斜的脚步,一路高歌,慢慢地品赏着古城那风、那花、那草,以及那摇摆不定的残荷,若明若暗,昭示着古城人爱情的,文明城市人热情的,让心灵回归自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唯有经过冬季的孕育,春季的绽放,夏季的积淀,才有了秋季的绚烂。因此,最美的风光只在最合适的时间。对的时间,去欣赏对的风景,才不会辜负这四季唯美变幻的景致。

浸润在蒙蒙细雨中,闻听着古城的风雨声,一切美好都在身边! 用最美的心情,过最好的日子;心中有阳光、眼中就会有风景!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刘燕,运销集团轮迪物流有限公司。

扣好第一粒扣子

文/潘瑾

时光荏苒，回想自己怀着美好憧憬成为陕煤运销集团的一名煤质化验员，工作期间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影响我一生的采制化一线的女师傅们，庆幸自己能在这个优秀的集体中得到锻炼，一路成长，砥砺前行。

记得去化验室报道的那天，和我同去的还有两名女生。化验室主任靠在坑坑洼洼的办公桌旁看着我们青涩的脸庞，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尤其是女娃娃就没有吃过苦，先去制样室锻炼锻炼，体验制样工的工作环境，体会每一份工作都来之不易。”每一句话都说的那么发自肺腑，我暗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不负领导期望。

但是在打开制样室门的那一刻，我们惊呆了，“这就是制样室？好黑啊！”“这地板是铁的还是钢的？”“咋这么多筛箩？”我们好奇地看看这边仪器，远远地瞧瞧那边工具，生怕弄脏了自己漂亮的棉袄。这样的环境显然和之前幻想相差甚远。也许职场和我们校园生活还是有很大区别，瞬间感觉自己必须面对新的人生了。

人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制样首先面临的就是黑乎乎的工作环境。每当换制样服的时候，女师傅们总是用围巾塞进我们的领口、用手套扎好袖口，有的蹲下身去用袜子掖好裤腿，最后又细心地戴好口罩以及一次性头套和帽子，生怕0.2毫米的煤样钻进我们的工服，吸入我们的体内。“开工！”穿戴整齐后，我们5名女工排着队进入了制样室。在制样室经过一番操作后，我们将煤样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化验室，心中涌现出成功后的欢喜。在回到更衣室脱下口罩的那一刻，我们仨呆了两秒后，都相互傻傻地笑着对方——每个人的脸上都被口罩勒出了黑印子，连两个鼻孔外的人中处都是黑的，这样的工作场景和我当初的幻想大相径庭。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在实践中慢慢磨砺品格，淬炼经验。

在制样室黝黑的钢地板上“蹦跶”了三个月后，主任安排我们向女师傅们学习煤质化验。煤质化验的项目可多了，有发热量、水分、灰分、挥发分等等。在煤质化验室呆的六年期间，我们不仅学到了制样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学到了化验员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这为我职场生涯奠定了坚实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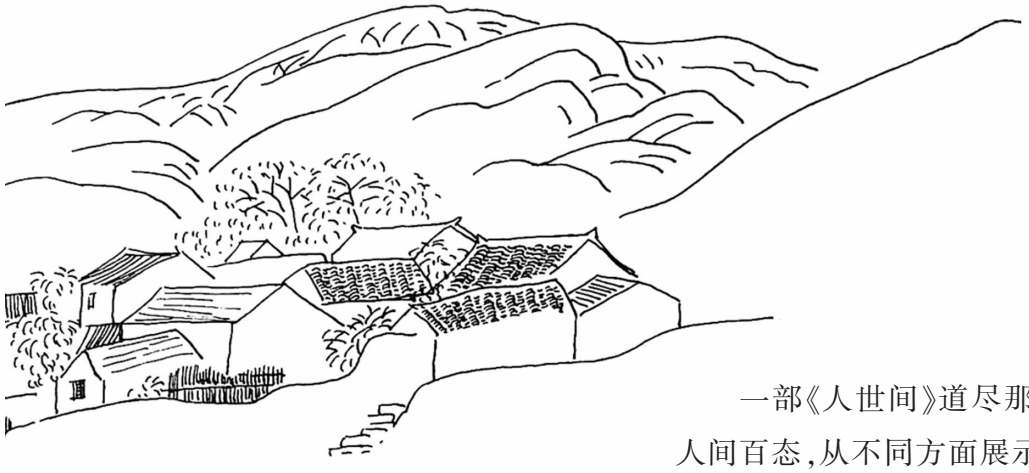
时间回溯到我学习挥发分测定的时候。那是一个冬日，我按照往常一样将马弗炉打开预热，待温度达到920摄氏度的时候，用坩埚架夹快速地将盛着煤样的燃烧皿夹至马弗炉中，就在煤样燃烧7分钟后将它取出的那一刻，我的电话铃响了，于是我很自然地准备将烧得红亮的长夹用脚夹住去接电话，师傅急忙从我手上夺过长夹搁置在隔热板上训斥着我，“你这笨丫头，干事情认真点！这要是夏天，你这脚丫子不就成‘烤猪蹄了’！”

师傅的严苛，让我对待每一项化验项目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感谢师傅们的谆谆教诲，感谢那些努力过的青葱岁月，从我的师傅身上，我看到了陕煤无数师傅们的身影，他们平凡的奉献，构筑成了陕煤事业的腾飞基础。

随着煤炭市场的需求和公司的创新改革发展，煤质化验室逐渐被第三方煤炭检测机构替代，我和化验室的女师傅们也相继变动了工作岗位。但师傅还是那个师傅，依旧对我们关心关爱，从她们那里学到的知识和工作态度将会使我受益终生。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潘瑾，蒲白运销公司。



矿区的人间烟火

文/孟慧珊

一部《人世间》道尽那段历史背景下的人间百态，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周秉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父母官情怀和为人子、为人夫的烟火日常；身居高位的睿智郝母们身为领导者高情商的说话做事；秉昆们接地气的普通人的家长里短，周蓉的任性、自私、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单纯……

这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间真情剧演绎了各层社会的人性薄凉、亲情复杂、友情琉璃脆，诠释了“时位之移人也”的古训，也彰显了正义与担当，展现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是扶人心”。剧中的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心灵诠释。

我的父亲是伴随着“三线建设”的炮声走进了离家千里外的百里澄合矿区。父亲和周志刚一样是建筑能手，妈妈和奶奶带着我

们兄妹五人在老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常。记得那时候的冬天特别难熬,因为冬季我们不是难以下咽的吃玉米面窝窝,就是乌漆麻黑的红薯面叉叉。即使这样,也是常常在梦中饿醒。门贫家严,日子虽然艰难,但长辈对我们的品格教育一点都没有放松,从小我就生活在奶奶一个个故事中,有刚正不阿、忠勇善良的形象,也有偷奸耍滑、作奸犯科之辈,每一个人物和故事的结束都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她们的言传身教中,我继承了父辈们实诚做人、良善做事的品格。

目睹母亲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我下决心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来改变家里的现状。而后便挑灯夜战,也曾晨起五更,但终未能如愿,所幸被煤校录取,两年后毕业分配来到董矿工作。

初出茅庐,又恰逢"煤炭寒冬",下岗大潮汹涌而来。面对入不敷出的工资和随风飘摇的岗位,我尽管过得兢兢战战,却也保持兢兢业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肉眼可见, 爱人的工作也越干越顺,一家人的眉头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舒展开来!

2002 年,我们在西安置办了属于我们的自己的家! 他供房贷,我管日常,生活过得紧张又幸福。我的家在变好,周围的同事、亲戚也是日渐好转,国家也变得日新月异。

改革开放的车轮加速运转,煤炭市场的形势也随之好转,2007 年, 澄合矿务局开始改善职工住房,我的父母也从窑洞里搬到了宽敞明亮的单元房里,结束了"山顶洞"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谁曾经奢望过?

记得,那在 2005 年,时任局党委书记的李永刚来董矿参加职代会时说:以后你们房子会有的! 小轿车也会有的! 当时听了这话,我压根就不敢相信! 如今,房子、车子已是大多数澄合职工的标配,我们的幸福指数在逐年攀升。

以前父母羡慕同事的孩子考入名牌大学、位高权重、日理万机,现在他们却羡慕着我母亲儿女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母亲劝慰道:有本事的儿女属于国家,他们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为尽忠,不优秀的儿女能陪伴父母左右,是为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品味生活,在每天能给母亲捶背聊天中体会出陪伴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遗憾父亲在世时没有好好珍惜。也最能理解《人世间》中秉昆相较哥哥和姐姐的不优秀才是父母晚年幸福生活的必需。而寻常百姓的幸福生活同样需要秉义舍小家为大家的鞠躬尽瘁。我们都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为小家和大家贡献着自己的能量,共同充盈着这人间烟火气,共同演绎着人间真情。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孟慧珊,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

矿区新变化

文/田有志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筚路蓝缕,百年风雨征程。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成就,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今天,我们已经从当初的活过来到站起来再到如今的迈出去,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这一步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形象一天天壮大。当年播种革命星火的小小红船,如今已成长为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展现着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不知不觉中,我在象山矿井已经生活了三十五年,三十多年矿井的巨变仿佛就在一瞬间,然而每一步的变化都是那么的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每天早上从家属院到矿上只有不到三公里的路程,不论男女,到矿后已是灰头土脸。三十年前的矿区露天煤场上空气浑浊,到处都是煤灰。再因靠近电厂,污染排放本来就特别严重,马路上运煤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再加上当时企业没有环保意识,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上班穿浅色服装到单位后也变成深色了,下班回家后如出一辙。况且,那时候市面上服装色调也单一,职工的服装基本都是黑、灰、土色的衣服为主,劳动布裤子、大头皮鞋,都是当时时尚潮流的象征了。

近年来,矿上开始注重环境治理,采取了矸石山种植香根草,植树造林,马路两旁种植绿化带,专门购置洒水、扫地、消尘车,建成多座原煤仓,对矿区环境进行治理等一系列措施,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空气日渐清洁。矿上为每名职工配发白衬衫、西装,再加上现在日子好了,职工兜里有钱了,运动服、休闲服、各色衣裙……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如今的矿区职工每天都穿着白衬衫上班了。

刚上班那时候,一日三餐吃食堂饭菜,一大早自己带个黄色大洋瓷碗,窗口要一碗玉米糊糊,两个馒头,再加一块豆腐卤或者

一小份咸菜;中午一份菜,两个馒头;晚饭一碗片汤,一个馒头。包子、花卷、米饭很难见到,好点的就是富强粉馒头了,周而复始。偶尔改善一下生活,食堂门口有一家牛肉泡馍,价格较贵,一个月也就一次而已。现在矿上重视职工饮食,专门修建食堂大楼,增加食堂窗口,开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不论是早餐还是午餐和晚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价格还合适。下班的职工还和同事朋友隔三差五的聚聚,食堂的菜品完全可以改善职工的饮食需求。再喝点小酒,更有甚者还点些外卖,别提多惬意了。

许多年前,象山矿井家属区在象山脚下,占地面积并不大,楼房没有几栋,人均居住面积也就七八平方米,有的一家六七口人挤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屋里;更有甚者在山脚下的向阳坡搭建临时房居住,但凡能建临时房的沟沟凹凹空地,满是牛毛毡房,雨季山洪、冬季烟火成了安全隐患。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把职工住房这一“民心工程”作为头等大事,逐年实施,让职工家属能够安居乐业。如今,所有棚户区职工家属全部搬进了扩建后的家属区和市区里的新楼房,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水、电、气、网全通,幼儿园、小学校、社区广场……应有尽有,周边还有医院和公园。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间,韩城矿业公司在城区新建了九个住宅小区,一百多幢新楼房,近两万户职工家属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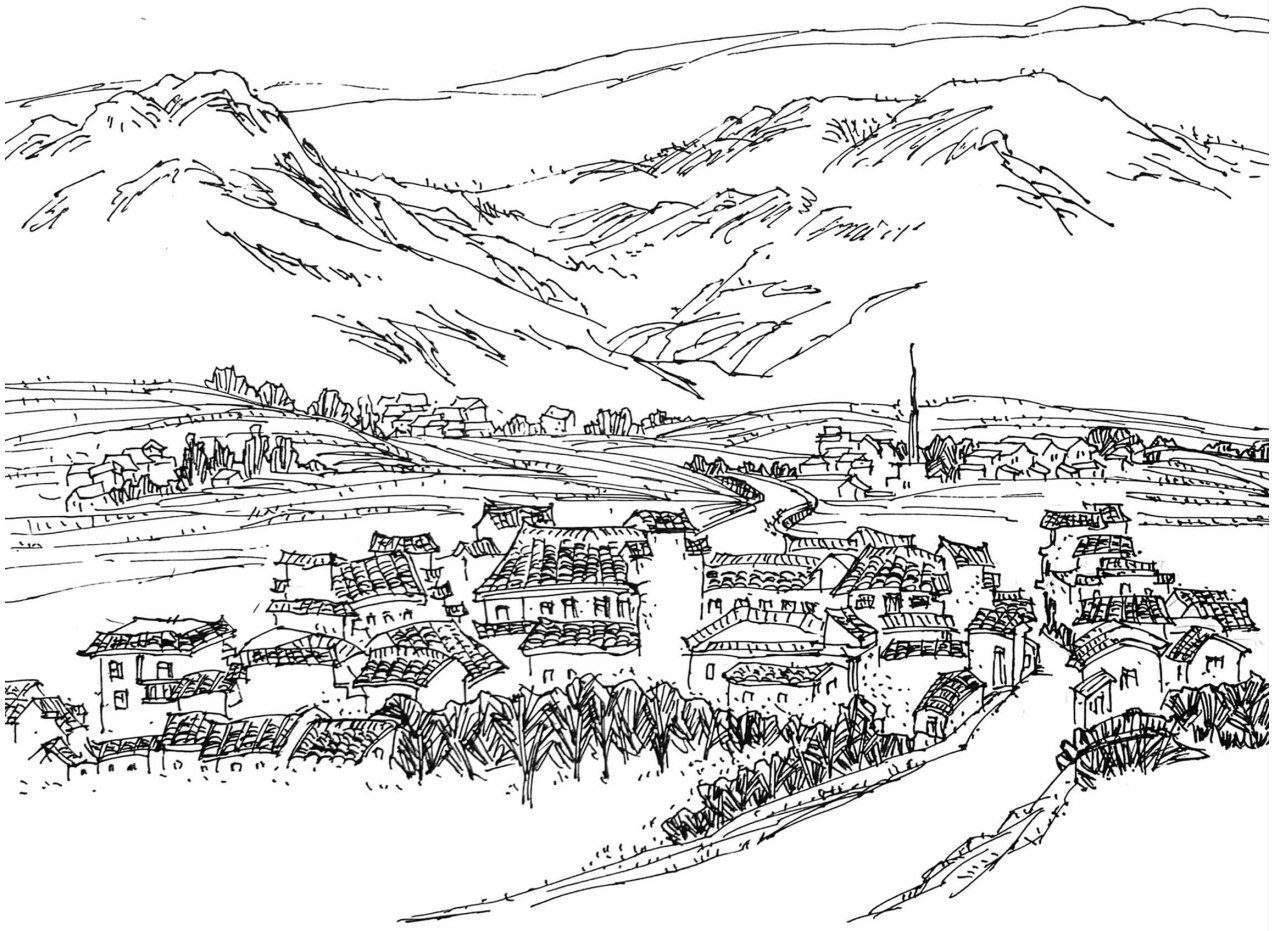
过去上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自行车,路况也不是怎么的平整,坑坑洼洼,全是煤灰煤泥,一遇雨雪天,有时候还得人扛着自行车。记得当时有位职工家属买了一条鱼,回到家打算烧饭做鱼时发现鱼不见了,以为买完鱼忘了拿回来,赶忙回去取,结果半路发现自己买的鱼掉在路上的水坑里活蹦乱跳呢。

这些年来,职工上下班已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到现在路宽了,路面也好了,大部分职工开着私家车上下班了。

如今,职工的衣、食、住、行和休闲都发生了广而深的巨变,它充分地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发生了巨变,使企业的发展不断壮大,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田有志,韩城矿业公司。



那些年的春夏秋冬

文/赵占英

七十年代,我出生在渭北一个叫“秦城”的村庄。用村里人的话说,我小时候是在爷爷的怀里长大的。印象中,冬天爷爷总是穿着他那件袖口油光发亮、打满补丁的宽大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看不清颜色的腰带。爷爷的怀抱温暖又舒适,宽阔的臂膀间,总有一股熟悉的旱烟味。有时,爷爷会拿出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子给我吃,还有珍藏许久的苹果、桃子和各种干果,那是童年最难忘的珍馐美味。

大多时候,我从炕沿爬上爷爷的背,爷爷拿上小筐和铲子,背着我去村外拾粪。铁路边上,村东野外的庄稼尽收眼底。春天,绿油油的麦子,黄灿灿的油菜花,夹杂着土黄色一垄一垄没有种庄稼的倒茬地。夏天,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在蓝天,

映衬着绿汪汪的庄稼地，远处的岱堡塔和玉皇庙分别矗立在乳罗山的两个山顶，滋养着生活在山下的勤劳的人们。大晴天的麦场上，大人小孩在“奋战三夏”“龙口夺食”。秋高气爽的季节，清凉的微风送来成熟的庄稼和瓜果清香，我和玩伴们穿梭在地里的庄稼间，捉迷藏、玩“打仗”、追野兔、撵黄鼠……孩子们的呼喊声夹杂着大人们的笑骂声，一派乡村原生态的生活景象。冬天，一场大雪覆盖了田野，村庄泥泞的巷道，少了行人，家里的热炕成了我们“翻天覆地”的“战场”。

每个季节的道路上，都有急匆匆下地的村里人，有的步行扛着农具，有的赶着牲口，有的套着架子车，装着各类干活的农具，有的甚至全家出动，还带着中午饭。一时间，从村里到村外一路上便热闹了起来，吆喝牲口的、相互打招呼的，还有吼秦腔的，都渐渐扩散在广阔的天地间。

一年中最难熬的就是秋天雨季和冬天出门。夏天的雨还好说，光着脚走到雨里都行，可是到了阴雨多的秋天，千层底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早湿透了，用自己脚上的温度是暖不干的，只有默默地忍受寒凉。没有雨衣、雨披、雨伞、雨鞋，有条件的家里给孩子们披上用蛇皮袋做的雨衣，没有条件的只能淋着，踩着泥泞，一步一滑，艰难地在雨中挪着。冬天积雪融化后与秋天雨季没有什么两样。

雨后天晴，因为都是浆染的布衣，淋过雨、见过水，就起了“朵朵白云”，男孩女孩都穿着“花衣服”。到了冬天，那些“白云”已经成了“乌云”，特别是胸前和袖口的地方，大人说“能擦火柴”。我害怕不小心着火，还曾经试了试，废了好几根火柴，也没擦着。

冬天不出门，我就在爷爷的怀里，烤着火盆，玉米芯燃烧过后，还在慢慢散发着热量，缩小的灰烬仍然保留着玉米芯的形状，灰白色，闪着一点一点的火焰。爷爷的怀里很暖和，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梦里，有穿着粗布衣服淘气的小伙伴，有叼着长烟袋长着胡子的爷爷，有头顶手帕晒棉花的大妈，还有我们肆无忌惮玩耍的麦场……

“你想啥哩？”母亲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现在的生活真好，你是幸福的妈妈。”我平静地说。

“就是的，我现在一切都好……”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赵占英，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秋天的味道

文/张桂英

我喜欢初秋。深秋过于悲凉,连绵的秋雨易使人想起雨打芭蕉、点点滴滴的阴冷,更有满地黄花憔、悴、损的伤感,心便会无由地凄凉起来;所以初秋的味道和十月的阳光永远是我的最爱。

心中有一幅画,在秋日的阳光下,天高云淡,空气中浮动的是花草成熟后的馥郁香气,在花园中的竹椅上,我衣着碎花布裙,在暖暖阳光和金秋的气息中,为心爱的儿子编织毛衣,儿子在旁边的草地上玩耍,小猫在篮子里看着毛线滚动,不时伸出小爪去抓蠕动的毛线条,儿子和猫咪玩起了抢毛线游戏,“妈妈”稚嫩的叫声萦绕在耳际……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儿子已经走出了幼稚园,跨入中学。而我也深深地体味到年华似水的匆匆,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春夏,就如人的生命也在经历四季一样,只是人生没有自然界的轮回罢了,是一次性透支,一去不会复返。纵使你万般不舍,也只能感叹时光荏苒,我们只有珍惜能够享有的分分秒秒。

偶尔会想起曾经工作生活过的煤矿,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但正是这绵延不断的大山和清灵甘甜的凿开河,给单调的矿山平添了许多情趣,在四季轮回中不断为矿山更换多姿多彩的外衣。

走进矿区后面的林源,是我们茶余饭后最惬意的休闲方式,我们戏称为后花园。沿着凿开河盘旋的公路一直伸向大自然最美的风景胜地,这里有古老的原始森林和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和老公、儿子骑车行驶在初秋的山路上,那秋天的味道便迎面扑来:漫山遍野一片璀璨的金黄,如阳光般让人内心顷刻间变得柔软起来,是欣喜,是渴望……快乐的情愫溢满了心房,空气中浮动的是自然界的香气,混合着青草、玉米、苹果,还有挂在枝头的黄澄澄的柿子香,再加上甜蜜的太阳味,让我淡漠忧郁的心思顷刻间丰盈、欢快起来。看那遍布在田间、山坡、水沟间的柿子和核桃树,树枝被果子压弯了,让人垂涎欲滴。在惊喜的同时我不得不感叹它们生命力的神奇,不需松土施肥,不择地点,只要一方土壤就生长得枝繁叶茂,每棵树都硕果累累,向人们尽情展示丰收的

美景，在沟壑、崖边有些树上的柿子一直会挂到冬天，特别是冬天的雪后，雪枝上通红的柿子在皑皑白雪中似含笑的红梅，静静等候成群找不到吃食的小鸟，成为它们度过寒冬的救命果。

自然界的神奇，让我们流连忘返，我们荡漾在秋光山色中，在波光粼粼的河边小憩，听着流水的哗哗声，心如那透亮清澈的水，沉静而透明；儿子手里抓了一把野菊花向我跑来，五颜六色，此刻开得最盛，偶尔有核桃从树上掉下，惊得儿子连连呼叫。我坐在如毛毯般的草地上，柔柔的感觉，暖暖的温度，深呼吸，那秋天的香味便浸入心脾，让我不忍呼气。如果有如果，我愿做一棵草，即便卑微到尘埃里，只要能随时呼吸，尽情体味大自然最淳朴最原始的美，又有何妨。偶尔遇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之际，那矿山的秋色、秋韵便是美到了极致。秋色最美，还有秋天的味道让人沉醉。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张桂英，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外婆家的夏夜

文/刘传俊

那时，我经常到外婆家做客，因而从小就记住了双目失明的外婆的模样，也记住了外婆家村庄的模样。哪家房屋坐落的位置和走向，哪家院子里栽着梨树还是桃树，院墙旁边垒的是猪圈，或砌的是鸡笼，我都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外婆家的村南，穿过一块稻田，土路左边就是村里唯一的平平展展的晒场。夏夜里晒场上的欢欣，或者说是静谧，我记得尤为清晰。

我家位于平原地带，称不上肥沃的地块，一块挨着一块，因水源奇缺，都是“望天收”。到了庄稼成熟期，才有一种高低错落的层次感，生活平淡得就像眼里的土地一样。基于此，我体会不到它的美。不像画里有层层叠叠的梯田，梯田里有飘香的稻子，稻田边枝杈四展的树上垂挂着累累果实，稻田里时隐时现戴草帽劳作的农人，稻田上方延伸着电线，电线上站立着交头接耳的小鸟，远方是叠翠的青山，连绵起伏……那才是我向往的物象。因此，每当放了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向母亲嚷嚷着要到外婆家去。

外婆家附近，有一个个沙坡，如同一个个巨型馒头，不规则的摆设在无垠的旷野里。然而，在年纪小小的我的眼里，这就是我喜爱的“山区”。沙坡上不生长高大的树木，生长的是形状不一的杂草，盛开着数不

过来的紫的、粉的野花。沙坡上的小径逶迤曲折，看不到来路，也看不到尽头。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就坐落在这般模样沙坡下的一个沟壑里。村子总共不过30来户人家，淳朴的民风，将家家户户紧密联结在一起，和睦得如同出自一个大家庭。

小村前有一溜东西走向的稻田，稻田里流水不断，鹅、鸭不知疲倦地嬉戏其间。稻田南北都有桃树护卫相守，紧挨稻田西南边是一口用扁担钩挂着水桶梁就能往上提水的吃水井……收进眼里的这些，如同稻田南岸的那个晒场一样，一到晚上都沐浴着满天星辉，有着微风吹拂发梢的惬意，有着夜色里的圣洁宁静。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辈分又长，所以，我一到外婆家就倍受欢迎和关照。白天，我同亲戚家的玩伴们到沙坡上割青草，用锄头“盘”百草疙瘩。沙坡好似宝盒，任凭我们天天用力刈割，仍青绿如昨。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沙坡，明天又会换另一个。天天来往奔跑，欢乐随处抛撒。

傍晚，眼瞅着月光涂满了一面面沙坡，伴随着一声声蝉鸣，扛着满竹篮子青草回到村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罢晚饭，急忙搬上麦秸秆苫子和芦苇席子，来到了被村人习惯地称为“河那面”的晒场。夏夜，除了像外婆一样的老人和妇女，村里其他人基本上都要到晒场上来。平整光洁的晒场上有足够的地方供人歇息。蚊子不多的夜里，用被单搭住肚子就够了。

这时，村前稻田里传来的蛙鸣声，不绝如缕，成为美好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星空下，我蜷缩在晒场的床铺上，静听着天籁之音，仰视如青石板的天幕上镶嵌的一颗颗特别幽静、明亮、古老的星星。夏夜的空气里，无时不散发着青草的气息，还有暴晒了一天的沙土的气息。偶尔，邻家的狗会发出几声狂吠，把村庄拉得更加悠远，把晒场衬得更加静寂。瞥向村前那块长方形稻田，还会看见萤火虫提着一只只绿色的小灯笼，一闪一闪。

晚上在晒场里做着甜蜜的长长的梦，第二天一大早，辛勤劳作的大人们，不知何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晒场，手牵耕牛，肩扛犁耙，走向了沙坡下的田地里。我则被探头探脑的太阳晒醒了，于是，急忙起身，生怕隔壁三舅家的表嫂笑我说：“大汉大汉，能吃不能干……”

暑假马上要结束了，我要回到我的村庄去上学。“欢迎明年再来！”这是我即将离开外婆家时，前来送行的伙伴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年年夏季如约而至。终于在某一年，我没能再来，因为疼爱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家中也无其他人居住了。我先到异地苦读，而后工作、组建家庭，外婆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们也没有等我再来，而是陆陆续续走出那个小村去外面闯荡世界了。

我暗自庆幸，我们或许是欣赏田园牧歌、尽情享受晒场夏夜风情的最后一代人。

难忘，外婆家的夏夜。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刘传俊，中国煤矿作协会员。

我的党员妻子

文/刘杰斐

2022年,妻子芳芳荣获陕西省“三八红旗手”。我望着屏幕上手捧红色证书,脸上洋溢着微笑的她,时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去。

那是14年前的一次化验员技术比武颁奖典礼。那天,她同样手持技术比武冠军证书,脸蛋红扑扑地站在领奖台上,分外靓丽。而我和她的初次相识,也是在那一届技术比武培训班上。

芳芳生长在农村,从小好学上进。小学六年始终保持全级第一,顺利升入镇重点中学后,又经过六年的“只争朝夕”,最后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她怀揣着梦想来到黄陵矿区电厂,时逢煤炭市场刚走出低谷期,煤炭企业萧瑟待兴。而电厂也是刚起步筹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很多大学生没坚持多久便辞职而去。而她一头扎进紧张繁重的生产工作中,一干就是整整20年。这其间,妻子从发电车间技术员干起,先后担任专业负责人、化水车间安全主任、党支部书记,电厂发电部副部长、生技部副部长、化水车间主任。一路走来,她用实际行动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肯定。每次中层干部考评她都名列前茅,获得各项荣誉50余个,其中省级以上荣誉4个,获奖专利5项,获奖论文7篇,获奖创新成果5个,让同事赞不绝口。

下午六点多,“噔噔噔”,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熟悉的电话安排工作的声音:“行,明天的现场参观,矿业公司来的人多,就让她现场讲解,对了,还有明天的现场演练,一定要重视起来,保证质量……”昨夜,为应对黄陵地区水灾导致原水不足问题,妻子一夜未归。我赶忙打开门一脸堆笑地说道:“领导辛苦了。”她一脸郑重地回答:“为人民服务。”顿时两人对视,扑哧一笑。我掸了掸她身上的灰,心疼地说道:“生产单位任务重,节奏快,压力大。你们化水车间又是三期电厂窗口车间,除了日常运转,后面还要面对那么多的现场参观和各种试点运行,你身体吃得消么,何况现在孩子的学习也需要你的鼓励和陪伴啊……”“嗯嗯,我知道了。”妻子连饭都没吃,随即走进孩子书房,关上了门。我有些后悔不经大脑说出的话,忆起她时常陪孩子写作业,有时竟然趴在一旁都睡着

了的情景,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赶紧进厨房帮她盛一碗热乎乎的粥。

妻子虽忙,但爱好烹饪,一旦有时间,她就泡在厨房给大家改善伙食。每次她都会做几样拿手菜,还怕大家吃腻了,常借助新媒体,学着做几样新菜,按她的说法:“厨艺也要与时俱进。”每次我走进厨房想帮忙,都被她推了出来,说道:“这儿不用你帮忙,多陪陪孩子。”没过多久,一桌望而垂涎的盛宴整齐地摆放在餐桌上, 一家老小围桌而坐,乐享美食,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芳芳不仅称职能干,而且贤惠孝顺。闲暇时,她常拉着母亲的手去街上裁缝店给母亲量身定做新衣服。还到处打听找寻治疗母亲脚疼的良方, 上网帮母亲买合适的鞋子、舒适的足垫,缓解她脚底疼痛的毛病;我的父亲心脏不好,需要手术,经妻子多方打听得知,北京有一家叫养生堂的门诊祖传无痛导入针灸渗透疗法治疗房颤,可以避免动手术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她说:“不用手术就能治好,哪怕上当也值得一试,”她毅然拿出钱支持父亲去北京看看, 果然这次决定是对的,经过几次治疗父亲的病情好转,已基本痊愈,全家人喜出望外。

妻子娘家在宝鸡凤翔县乡村。黄陵和凤翔相距较远, 自己不能常常回家看父母,她就想接父母来矿区住,可岳父年轻时晕车的老毛病随着年纪增长愈加严重,根本坐不成车,他嘴里嘟囔着说:“多回家看看我们就行了。”车轮转动,妻子透过后车窗望着站在门口逐渐远去的身影,眼角湿润,哽咽而又坚毅地说要好好考驾照,就算是周末休息一天也要自驾驱车看父母,我点头附和,然而生活不是天真的一厢情愿, 等真的拿到驾照,现实的无奈总是阻碍着回家的脚步,让人不由伤感。

妻子所在的生产单位任务重,中层管理人员周末也只能休息一天,有时忙起来整月都没有休息的机会。看着妻子身心疲惫,我安慰她说:“等你哪天休假了, 咱吃遍西安,不吃尽兴,决不罢休,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看如何? ”妻子顿时来了精神说道:“对对对, 旅行完我再带着孩子回家陪陪父母。”可当我们真的来到西安繁华的市区,妻子却硬拉着我给某某买衣服,或者给孩子看学校,完全忘记了当初吃遍西安,游山玩水的“豪言壮语”。

前年疫情突发,我们在省城购置了大包小包准备回宝鸡时,妻子紧锁眉头毅然决定改变行程,要赶回单位,她说:“疫情严重,怕是再晚就赶不回去,那可就要影响正常工作了。”想着难得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我真替她着急,说道:“你可要考虑清楚,一年到头你可没几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然而妻子决心已定,次日天蒙蒙亮我们就匆匆返回了单位,后来疫情的发展正如妻子所料。

入夜,刚哄孩子睡着,妻子又赶忙收拾起衣物,后天她要启程代表陕煤化女工参加由陕西工会组织的巾帼劳模工匠宣讲活动,祝她一切顺利。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刘杰斐,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

线装的江南

文/马亭华

线装的江南，在一本古籍里醒来，在五月的雨水里醒来。

深邃的美，美学垂落的页码，爱情走出雨巷，与怀抱吉他的少年相遇，慌乱的雨给春天押上韵脚。

江南的恋人像静静的水草，有薄荷的体香，有恍如隔世的朦胧美。

线装的江南，一页页散落。越过了小桥流水的春雨，撒欢的美人鱼，和情欲饱涨的少妇。

线装的江南装着我们的哀怨，湿漉漉的青春，孤寂，迷乱，仿佛一个华美的辞令，咖啡馆的段落。

唯一的你，和唯一的我，望着奔走的人群，听一听窗外的风声，仿佛是江南在召唤。

线装的江南，似一个醒着的文人梦，一个时代永久的灯盏，闪着明亮的眼神。

在春天的风里，让我们无法躲闪的美艳，吹来馥郁的花香，江南之美，线装的美，这无穷无尽的诗美的国度啊！

青瓦承接着上天的星月，心灵在春雨中吹拂，月光覆盖江南春草，杏花的香，渲染星辰的意境。

——我听见了江南清晰的心跳。

一场雨里的江南

走进一场雨里的江南，一个人，仿佛穿了月光的长衫。

仿佛被水墨点染了乡愁，走进一座水乡，亲吻一只优雅的白鹭。琼花的情歌，袅袅的炊烟，飘散在一场祈祷中。

那个满怀心事的少年已经出走。体内的河流，承载寂寞的灰烬，薄薄的月光，谦卑的内心，随一阵风绝尘而去。

一场雨里的江南，最终下到一个女子的心里。

青瓦上溅响的雨水，闪着耀眼的光芒，她撑着伞，怀揣莲花的心。

五月，槐花开了，我数着心跳，数着无边的寂静，和一点点说不清的心疼。

忆江南

船上的灯亮了，伤口还在奔跑。

一枚南宋的落叶飘进黄昏，清白的风吹开黎明，洗尽我们彼此孤单的灵魂。

我日思夜想的江南，刻骨铭心的江南。

江南是一场梦，梦是画轴里的青丝。

天与地之间，隔着苦海。江南的烟雨，二十四桥醒着意境的优雅，隐隐的是古典的心曲。

我们用一个世纪的爱渡船，向着蔚蓝的天空。

江南，依稀梦里的水乡，正如一行从瘦西湖里拍翅起飞的白鹭，沾湿了透明的羽翼。哦，龙舟竞发，春联张开臂膀的江南，云朵上的江南。

词牌里的桨声灯影，祖国的时光。江南，我心头的灯盏，闪着感恩的泪滴，多么幽深，多么温婉。

啊，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江南。

啊，夜雨秦淮船歌啼亮的江南。

江南少女

一艘嫁船驶进水乡，载着江南的新娘。

雨声点亮了灯盏，烛影里的江南，透明，洁净，古老的玉器在春风里有忧郁的节奏。

一半的灵魂，被和风相融。

一半的灵魂，被江南俘虏。

推开朱漆大门，漶漫的字迹，置换成梦游般的锣鼓嗓音。被古筝溅落的露珠，落进时光中的江南。

画工耗尽魔力，画工耗尽爱情的生死。

桥上的江南和花轿里的江南，两者合二为一，把雨水打磨成银子的江南。江南，仿佛一个晕眩的时辰。

“她丝质的处女手腕”在戏台上，撩动珠帘。

这揪心的美啊，正如你所言：“江南少女让孤独丛生”。

水墨江南

江南，一幅水墨画开在水乡的心头。

绢一样的时光，从村庄的内部上升，狼毫如古老的刻刀在时光中复活。细碎的晨露，一度成为辽阔的前世风雨。

在江南喊“磨剪子抢菜刀”的那个人，还

走在宽阔的音域上。把水乡喊得清脆明亮，让纸上的江南颤栗，待嫁的女子从窗户里探出了头，而雨后的石桥上，正走过风度翩翩的少年。

当一场场梨花一次次跌宕出宣纸的内心，画成一场三月里的春雨，画成雨后彩虹。散学归来的小学生仿佛小小春笋，沐着阳光，积极向上。

而此刻，总有细细的炊烟，勾勒着江南水乡，水墨一样的天空。

乌篷船里的江南

唯美的江南，时光在轮回。

你是我的良辰美景，你是我的山河祖国。前生与莲花有约，鸟鸣在时光中穿针引线。

青草沉湎于白云的梦想，绿幽幽的水里折射着蓝色的光芒。

有三两个漫步者踱过黄昏。

不远处，白而圆的月亮像初吻，挂在树梢上，树冠的倒影流淌在水中。

乘一艘乌篷船，听流水的欢唱，云朵驮着天空，在自己的身体里漫游，坐在船里我等到满天星辰。

“等你不来，就老给你看”，江南多么干净，不知道我坐在乌篷船还要等你多久？

美人与江南

美人与江南，哪一个更美，更远？

玉树临风的少年行吟在春风沉醉的江南，那时青梅竹马，那时梨花十里，遍地白银。

心灵的江南，一生无法返回的地方，只有长笛吹奏着月光。

江南是一首最美的诗，刻在墙上的乌衣巷，坐过时光的乌篷船，还在时光深处摇摇晃晃。

江南的水，流淌在你和我之间，桃花扇动着翅膀，江南穿着河流的衣裳，任鱼儿在蓝色的星空里嬉戏，美人有天使的笑靥。

江南像春天里怒放的火焰，像一团火无所畏惧地爱着我的前生今世。

风，也无法让你停下来。哦江南，亲爱的火焰，一次次成为星空眼眸中炫丽的深渊。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马亭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乡村印记

文/李红艳

许久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周末带上孩子，回到久别的乡村。

说起我们这个村子，因为只有十户人家居住，大伙都把它称作“小台湾”，很是热闹。听长辈们讲，这个村子是当年曾祖父逃荒到此，定居下来，后来有了父辈一代代的亲人，到现在已有六代人了，村子也慢慢壮大了。

常年生活在城市里，车水马龙，嘈杂不堪，吸着满是尘土与汽油的空气，忙碌，疲惫。走进乡村，巷口边没有了邻里童叟的围坐，田野里没有了牛羊围庄悠闲的铃响，小路上没有了小商贩走村串巷地叫卖……村落里伫立的大树，静静地点缀着乡村的风景，偶尔飞过屋顶的鸟雀为乡村带来了一丝响动，整个乡村静谧得让人感到有些惨淡。

从清晨走到黄昏，在乡间的小路上，草木的露珠沾湿了我的裤脚，黄昏的霞光洒满乡村的天空，俯身拾起的满是儿时的记忆……

麦场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月光里老槐树下男女老少的家长里短，南沟畔诉说着历史沧桑的神秘“古塔”，东洼里那挂满了甜蜜诱惑的柿子树……一切都触手可及，想要拾起，却才发现，它已散落记忆的乡间小路，只有回忆，唯有回忆了。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成群结队地走出家门，或外出打工，去追赶经济发展的生活需求，或搬迁至交通便捷的新村庄，享受着都市的繁华，村庄里留下了一座座废弃的院落，静静地守候着古老的传说。如今，一个偌大的小村子正在消失中，只留下父母二人坚守。每次劝说父母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他们总是找出百般理由拒绝，拧不过父母的二哥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成了‘村长’了。”而父母只是笑笑不作答。就这样，这个小乡村也演绎成了我“度假”散心的去处。

陪在父母身边，和他们唠着心里话，看着路旁结实的玉米棒，枝头累累的硕果，滴答的打谷声回荡在空旷的村落里，屋前屋后，丰收的喜悦通过快乐的节奏传递给每一个人，善良的举止传递着朴素平淡。感慨那泥土般沉默厚道的父老乡亲。那播种的快乐，耕耘的快乐，收获的快乐，种子破土，麦苗茁壮、果实芬芳，不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你若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金果飘香，绵绵不绝的恬淡与悠远，有时觉得生活在乡村是一种境界，一种性情，一种福分。

蓦然回首，乡村已然衰败，废弃的庭院满是蛛网尘埃，门前的麦场早已庄稼成畦，油绿的豆苗，葱茏的玉米林，沉甸甸的谷穗，孕育着丰收希望的果园……一切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祖辈们辗转流离，开土拓荒时久远的荒凉。

而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无论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乡村的印记永远融化在血液之中。

吮吸着清新的空气，看那如水湛蓝的天空，以及那一片金黄色的梦想，在淡淡的秋风中发芽，此刻心是静的，世界也是静的。道路两旁丛草葱郁，杂乱无章，散发出一股心旷神怡的气息，我喜欢这种味道，那是自然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有家就有了牵绊，常回家看看，让那颗久经生活磨砺的心，找到心灵的归宿吧！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李红艳，蒲白矿业公司实业公司。

许你一世山水

文/王利青

四季更迭之中，我最喜爱秋天，喜爱秋水共长天的辽远旷廓，喜爱皎皎秋月的幽幽清辉，喜爱秋韵里蕴藏的诗情画意。秋天代表成熟丰盈，让人不由得想到深广与厚重。在汉中市南郑区黎坪镇大巴山的深处，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黎坪风景区。去过这里的人，无不领略到如仙如诗的意境。

第一次知晓这块“风水宝地”，还是同事参加陕煤集团新闻培训班采风一等奖的照片，再后来各类媒体、互联网的接踵而至，黎坪的剑峡、玉带河、枫林瀑布、中华龙山景点都变成了远山的呼唤。其实，喜爱它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还因为这是陕煤人自己的一个景区。

金秋九月，一次专题片拍摄的机会，使我急切地踏上了黎坪的旅程。一路上穿山过河，云雾缭绕，两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忽而沿山而下，瞬即又仿佛攀岩趋上，沿途的山色水景使大家忘却了路途的倦怠。初来乍到已是暮色降临，远山近水、雾气蒙蒙，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呈在眼前。久居城市的我顾不上车马的劳顿飞向山林，融入到她的怀抱。

西流河是黎坪景区的主要河流，它发源于老黎坪上游一龙洞。这一条婉转的河流，一路接纳了黄扬河、东沟、西沟及龙须沟等河流，最终汇入了嘉陵江。这水流得很执拗，一股劲地朝西流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常态背道而驰，这一奇观成为当地的特色名片。难怪附近有宾馆和餐馆以“西流河”命名；风景名胜“剑峡”顾名思义形如宝剑。指的不是峡谷，而是两岸峭壁中间流淌的一脉清流。由于水流湍急，喷珠溅玉，酷似一把寒光闪闪的凌霄宝剑。色彩斑斓的大自然从这里展开了夺目的画卷。世界奇观中华龙山是必去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一定会被龙山的气势所折服。据说在四、五亿年前龙山处曾经是一片浅海，在强大的风暴作用下，将海滨泥沙堆砌成形态各异的小山丘，形成龙鳞状后被尘土掩埋。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震落了浮土，又经过一场场暴雨的冲刷和清理，龙山的真颜才石破天惊地再现。你看，那

龙鳞，龙甲，龙身，龙首……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应景物。细观其龙鳞的图案正是水波的纹路，也印证这里原是一片海底世界，岩石身上还能清晰地看到许多小鱼的化石。

一望无际的大大小小的页岩，零零散散如同记忆的残片，记载着灾难，记载着风暴，勾起了文人墨客无限的遐想，著名的农业专家安汉故居就隐藏在一片冷杉林后。安汉（1897—1943），南郑县梁山人。曾赴法国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议、陕西省政府、建设厅第三科科长、陕西省立职业学校校长等职，为西部开发做出过贡献；1943 年 11 月 24 日被国民政府秘密杀害。安汉去世后，他当年从法国带回的“巴塞罗那雏菊”在黎坪地区生根发芽，遍布山谷、河畔、农家小院。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释放着清香，你来到黎坪就会看到菊花的海洋，品着正宗的热米皮与香喷喷的豆花……我们用摄像器材拍下这里众多独特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如今，藏在大巴山中的黎坪景区声名鹊起。

听一曲秋日私语，谱一阙秋日诗篇，品一回秋日韵味。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一个人，而我爱上黎平，却是因为她的恬静与淳朴。许你一世山水，留存秋的记忆……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王利青，韩城矿业公司。

以书为乐

文 / 郭正玺

我喜欢读书，并以读书为乐。

年少时，每次遇到心仪的好书，往往饭不吃、觉不睡也要读完，母亲总是关了灯，说明天再看吧。母亲睡着后，我又蹑手蹑脚地下床，找一个手电筒，钻进被窝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着那些神奇的文字，把千年的时空变成一条短短的甬道，在冥想中将岁月一步步追回……往往，书没有看完就睡着了。当然，第二天少不了母亲一顿批评。直到现在，那看着书睡着了的样子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那时书带给我的快乐不仅仅是如水的恬静和淡定，也成了

我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

长大后，更喜欢读书，虽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电子书籍，手机随便一搜就可以阅读，但是我却始终独独钟爱于读纸质书籍。每次独处，手里都要捧着一本书，心情就如水一般宁静，一切烦恼杂事皆抛于脑后，是的，读书从来都是我享受怡然自得的乐趣。而那一抹油墨的香气也总是能够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读书的情景。

读书不仅带给我们知识，还会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培根曾经说过："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上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了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反复阅读了几次，每次的感受都不相同。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少平，书中没有华丽的措辞，只是用了最最朴实的文字就鲜明地刻画了一个对苦难有着深切的认识、对生活有着深邃的理解、对精神世界有着本质追求的读书人的形象，孙少平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一个比普通农民多读几本书的农村人，一个对生活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在他写给妹妹的信中充分体现了他对生活的认识："我们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生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我很喜欢路遥先生写此书的出发点：平凡的世界，用朴实的语言刻画出一群生动的、不平凡的人，是这群不平凡的人组成了一个平凡的世界，读完这本书会让人的灵魂得以净化。

其实，读书更像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一个人无论有多么高贵或者贫贱，内心其实都是孤单的，都有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总需要一个出口去宣泄内心积攒的情绪。我觉得读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早就说过。书籍之多，浩如烟海，我们沉浸在书的海洋，收获着丰富的知识，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对人生的一次感悟。当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定能安静成长、勇敢坚强，不畏将来、不扰于心。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郭正玺，陕西省澄城县庄头乡宋家庄村董东煤业公司。

栀子花开

文/李晓会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得来一盆栀子花。说来也巧，我曾连续几年养栀子花都没有养活过，今年的花却开了一茬又一茬，清新淡雅，满屋飘香。

记得前几年，每到春天我都会去花市看看，在众多盆栽植物当中，栀子花虽不起眼却也清新脱俗，别具一格。于是就想着带一盆回去试着养养，看能否沾染一些花的习气。满心欢喜地抱回一盆栀子花，一个个花蕾含苞待放，欲将盛开，惹人怜爱。于是我天天浇水，日日察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阴凉处，生怕哪里照顾不周。可没过几天不但花没开，花蕾却开始脱落，最后连叶子也慢慢泛黄，凋零，直至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后来在网上查询才知，原来栀子花对温度湿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且喜酸性土壤。有一年我还专门接了雨水来浇花，但依旧没有多大效果。世间的事就是这样，越是在意，结果反而不尽如人意。也许是骨子里的倔强，一年不行我明年再试，可即便这样，似乎并未得窍，一年、两年、三年，栀子花终究还是没能养活过，可能我也就是个粗人罢了，侍弄不了这精细之物。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朋友的指导下，我把栀子花放在窗户底下，每天开窗通风，水浇透以后，再给叶子上淋点水，以此增加湿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不同之处。谁曾想今年没费多大功夫，花却开得异常繁茂。

从花抱回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一直陆续开着，这花清新明艳，纯粹又不含杂质，单朵花开3至5天，一开始是乳白色，慢慢变成奶油色，不管是纯净的白色还是优雅的淡黄色，总能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花刚开头两天，香气最为浓郁，一开门迎接你的便是那清新典雅的香气，顺着香气来到花前，微闭双眼，轻嗅一口，不由得嘴角上扬，陶醉其中，仿佛身处花海，不禁霓裳蝶舞。

这盆花带给了我一个多月的美丽心情。每天我都会看看有没有新开的花朵、之前开的花是不是已经变黄，即使泛黄脱落也要把花捡起来，放在案头、桌边，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花的美好与静谧。

花是偶然所得，养花也没有太强的目的性，花开与不开，看得并没那么重要。可能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人不抱太大希望，最后收获满满而感到意外和惊喜。

爱花，更要感谢赠予者！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李晓会，澄合矿业公司。

中秋将至忆中秋

文/赵延鸽

转眼又是一年中秋，望着窗外日渐丰盈的月亮，不由得想起了我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中秋节。

（一）快乐

小时候的中秋节，已忘记哪年哪月，感觉每年都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着，准备着做月饼的原料，除了白糖和青红丝，大部分原料都不用购买。面粉是自家麦子磨的、猪油是过年杀猪时攒的、芝麻是地里新打出来的。因为我家院里那棵爸爸移栽的核桃树，我家的月饼和其他人家的就有了不同。村子里只有一台做月饼的机器，是合作社购买的，就放在公社的大院里。平时闲置不用，每年将近中秋时才开始忙碌。大家早早地就去排队登记，一个大黑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张三家多少斤，李四家多少斤，以此排序。因为没有准确的时间，农活又不忙，所以大家都拿着各自的用料在院子里等。院子里闹哄哄的，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才不管现在做的是谁家的，偷偷拿一块就跑。烫得拿不住，就兜在衣服的前襟里，吹两下就急不可耐地啃一口。实在是太烫了，放在嘴里半天也不敢往下咽，那猴急的样子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其实，那时的月饼根本算不上是月饼，有点像现在的水晶饼，油很少，外皮很硬，馅也就是白糖拌着芝麻再搅一点青红丝。可那却是我当时吃过的最好吃的月饼，那时的中秋节也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中秋节。

（二）想家

高考前的几个月，爸爸一直生病住院，患的是煤矽肺后遗症胸膜炎，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病危通知单不知道签了多少回。看着病床上被疾病折磨的爸爸和为生活犯难偷偷流泪的妈妈，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打工，我要挣钱，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要撑起这个家。高考结束放假了，我甚至来不及看看

高考的分数，就跟着姑姑去了西安，在一个美国人办的孤儿院里打工。工作还算轻松，给那些收养的孤儿上课，教唱歌，帮残疾儿童复健，每个月可以挣到两百块钱，还管吃管住。因为想节约路费，那年的中秋节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待在宿舍里，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清冷的月光静静地照着我。它在天上，我在地下，同样的孤寂。趴在门前的栏杆上，看着月亮想着家，第一次孤身在外的我，很想很想家人，想着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热闹欢笑，想着妈妈做的那些可口的饭菜。有好几次忍不住跑下楼，想打一个电话回家，每每拿起话筒，又无言地放下，怕听到那头熟悉的声音，怕自己忍不住痛哭。看着别人家里温暖的灯光，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人徘徊在黑夜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用棉被把头一蒙，才开始放声大哭，直到哭累了，睡着了。那一年的中秋节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月饼，没有亲人，只有孤独地想家。

（三）半块月饼

在外打工两年，爸爸的病好转了，家里的情况也好多了，我又重返学校，上了大专。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老公，我一生的爱人。

刚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钱，家里给的生活费交了房租，就所剩无几，除了吃饭，根本容不得丝毫奢侈。那年的中秋节刚好是在九月底，离家里打钱的日子还有好几天。兜里揣着二十块钱，我在街上转了好久。各式各样的月饼看得垂涎欲滴，大的五块，小的三块，这是最便宜的散装月饼。摸摸兜里的钱，一天两个人的伙食费还不到五块，一块月饼就意味着有一天不能吃饭。转悠了大半天，还是舍不得那五块钱，就花了两块钱买了点葱、蒜、宽面条，准备做油泼面。过节了，不买月饼，改善一下伙食也好。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从窗口看见老公回来，就赶快烧水准备煮面，他一进门就跑到我的面前，背着双手笑着看着我，让我猜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猜了几次都不对，就假装生气不理他。他见我生气就献宝似的把手捧在我眼前，掌心里赫然是半块月饼，我惊奇地问哪来的。他说他实习的外科主任今天请客，给大家发月饼，他吃了半块，给我留了半块。我不疑有他，拿过来就吃得一干二净，居然是我最喜欢的五仁馅。直到几天后和他一起实习的朋友闲聊，我才知道那天分发的月饼不是一块，而是每人半块，别人当时就吃了，只有他心疼爱吃甜食的我，悄悄地藏在了手里带回了家。我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傻丫头，我不爱吃甜食。”当时的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是心里认定，这辈子就是他，不管以后的日子有多贫穷困苦，我身边的人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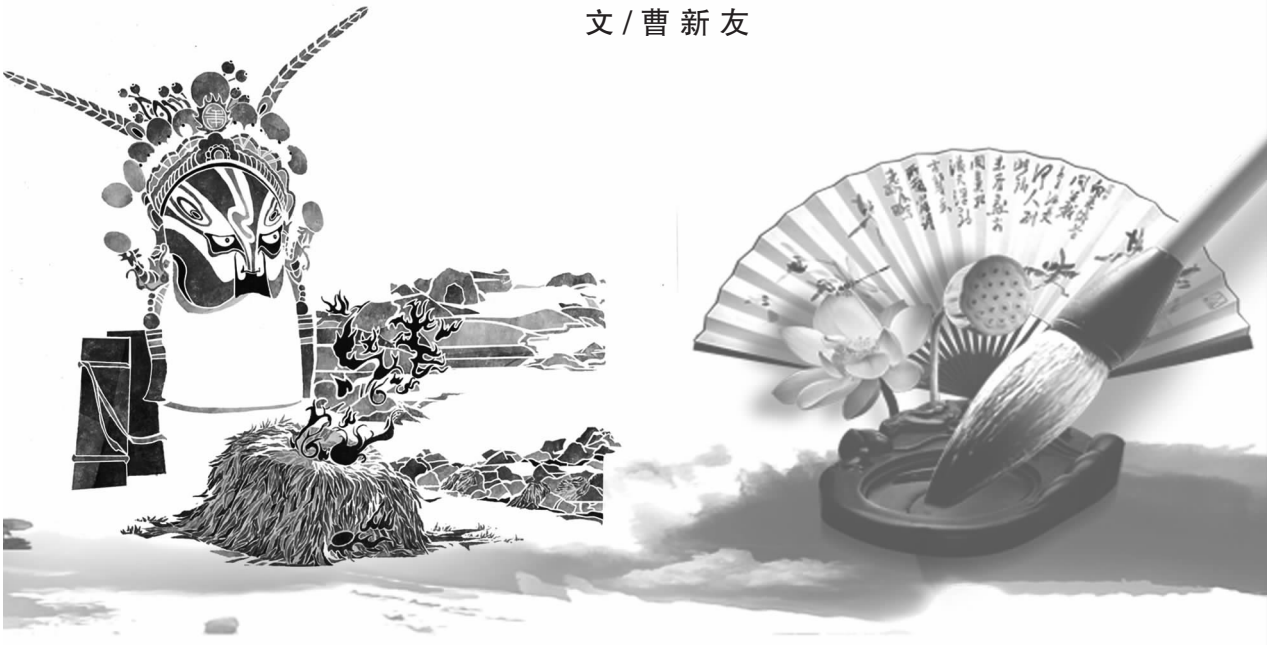
再以后的中秋节，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每年不用想也知道怎么过，各类水果、各种馅的月饼摆一桌，挑挑拣拣地吃几样也就算过节了，没有惊喜，没有特殊的情感，却也少了些感动和快乐。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赵延鸽，澄合矿业公司。

秦腔是陕西人唱的戏

文/曹新友



秦腔是陕西人唱的戏,是唱给陕西人的戏。关中地区过去被称为“秦”,说的是秦话,哼的是秦韵,唱的是秦腔。秦腔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秦腔里,吼出的是细腻,吟出的是悲壮,它淋漓痛畅,凄楚委婉,鲜活生动。每听到秦腔,就能感觉到一种古老与悠远、朴素与悲怅;一种醇正的汉文化的味道;一个顽强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提到一个秦字,首先想到的是秦腔;说到陕西文化,第一个先说秦腔。秦腔来于心出于口,最能代表陕西人的性格。秦腔扎根在陕西,辐射蔓延在宁夏、甘肃、新疆的广阔土地里。不知道是秦腔独特的魅力所致,还是喜好秦腔人的执著所致,在这以陕西关中为核心的广袤的大西北,总有民间有一批捍卫它、守护它,靠口耳相传将这个纯粹的古老的剧种相传至今的人。

一些南方人认为，秦腔就是乱吼一通，就像驴叫唤，根本就听不懂。陕西人热情招待外地人，就选了认为最精彩的折子来展示。却让没有接触过这个戏种的人不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被吓得够呛，以至于好些人还发誓永远远离这个噪音剧种。其实，假如你来了西安，没能听几曲秦腔，没被真真的秦汉唐古旋律浸染一番，才真的遗憾！

秦腔是骨血里对大汉祖宗的继承，是精神的东西。秦腔不仅是陕西的剧团唱戏，它的生命力更是在民间。谁最热爱秦腔呢，会唱的和爱唱的人，大多数是工农百姓。他们对衣着形象都不讲究，感觉像买菜的、种地的、做工的、打扫卫生的，“土”得很。一个秦腔爱好者的解释是：有钱的人都不爱秦腔，爱秦腔的都是这样没钱的人。在关中农村，暮色中的农家几乎户户都有人在看电视里的秦腔节目，你只要随便走进一个村庄，到处都有秦腔。在西安和各县城里，或者街道上，或者公园里。傍晚时分，总有几个爱好者在某个角落里自娱自乐。

秦腔慷慨调激扬，
韵语强直弓弩张。
近世音声多创造，
俗中透雅润心肠。

作为一个陕西人，你不懂音乐可以，但不能不会唱几句秦腔；既就是你不会正儿八经唱秦腔，也总会随便哼哼几句；既就是不会哼哼，也总多少对秦腔有些了解。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演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大荔、蒲城一带的称东路秦腔，也叫同州绑子，老腔、东路梆子；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又叫西府秦腔、西路梆子；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汉台区、勉县一带有汉调恍恍，实际就是南路秦腔，又叫汉调秦腔、桄桄戏；流行于乾县、礼泉、富平、泾阳、三原、临潼一带的称北路秦腔，也即阿宫腔，遏宫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称中路秦腔，也就是就是西安乱弹。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近五十年来，东、西、南、北三路秦腔的发展趋于停滞，有被中路秦腔取而代之的趋势。

秦腔唱腔包括“板路”和“彩腔”两部分，每部分均有欢音、苦音两种，欢音长于表现欢快、喜悦情绪；苦音善于抒发悲愤、凄凉情感。

秦腔的角色有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幼生、老旦、正旦、小旦、花旦、大净，毛净，丑角等等。各门角色都有独特的风格和拿手戏。演唱时须生、青衣、老生、老旦、花脸多角重唱，所以也叫做“唱乱弹”。有人赞美秦腔是“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使人血气为之动荡”，正是出于秦腔表演的特色。其表演技艺质朴、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优美，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程式严谨，技巧丰富，陕西人听着很过瘾。

秦腔的脸谱讲究庄重、大方、干净、生动和美观，以三原色为主，间色为副，平涂为主，烘托为副，所以极少用过渡色，在显示人物性格上，表现为红忠、黑直、粉奸、神奇的

特点，格调主要表现为线条粗犷，笔调豪放，着色鲜明，对比强烈，浓眉大眼，图案壮丽，寓意明朗，性格突出，格调“火暴”，和音乐、表演的风格一致。

秦腔所演的剧目数以万计，传统剧目大多出自民间文人之手，题材广泛，内容纷繁。因时代久远，佚散颇多，据原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现省艺术研究所）1958年挖掘整理的统计仅存约3000多本。这些剧目主要以反映历史事件的悲剧、正剧居多，表现民间生活、婚姻爱情的剧目有占有一定比例。

秦腔唱词结构是齐言体，常见的有七字句和十字句，也就是整出戏词如同一首七言无韵诗一样排列。和唱词相对应的是曲调，秦腔板腔音乐结构可以归纳为“散板——慢板——由中板而入于急板——结束”的过程，也即打板节奏从慢到略快、快、极快、结束以前的渐慢、最终结束的过程。

秦腔所用的乐器，文场有板胡、二弦子、二胡、笛、三弦、琵琶、扬琴、唢呐、海笛、管子、大号（喇叭）等；武场有暴鼓、干鼓、堂鼓、句锣、小锣、马锣、铙钹、铰子、梆子等。秦腔中最主要的乐器当然是板胡，其发音尖细清脆，最能体现秦腔板式变化的特色。

陕西秦腔剧团有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青年实验团、眉碗团、小梅花秦腔团），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三意社、五一剧团），西安市秦腔一团，铜川市秦腔剧团，渭南市秦腔剧团，潼关县秦腔剧团，振兴秦腔实验团，岐山人民剧团。

秦腔不仅有正规的剧团，更多的是民间自乐班。自乐班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票友下海，几个人，不需舞台灯光，伴着铿锵锣鼓几件简单的乐器便可演绎人间悲欢，在西安沿着城墙根走一圈，随处可见。作为一种在关中农村很常见的民间娱乐组织，自乐班主要是唱秦腔戏。在城墙根下听自乐班，天作幕布地为台，无拘无束。唱戏的投入，听戏的也投入。唱者多为关中汉子，方面阔口，状极威武。提袍抖袖，大吼大唱，一条嗓音破空飞去，撞在城墙上，折回来，声犹震耳。土生土长古音古意，秦腔石破天惊的撕扯吼叫最能表达他们灵魂的渴望震颤。这个城市，地下埋有皇陵，地上建有寺庙，阴气重于阳气，人们用秦腔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之气，来平衡几千年郁积的阴气，据说能达到阴阳平衡、刚柔并济。

吼一声秦腔声声牵肠，
秦腔乡音乡情在流淌，
人生的戏剧如诉如泣，
做念唱打是自己形象。

秦腔是三秦大地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道陕西人的下饭菜。当地人个个都会唱几句，村村都有“自乐班”，逢年过节，便是村民过戏瘾的最好时光。在陕西人眼中，秦腔是大戏，板胡响处，锣鼓起时，高亢的唱腔响遏行云，那种气势豪情，与南方软语呢喃的剧种绝对是两重天。

有些人认为秦腔跟娱乐不沾边，不适合年轻人的喜好，其实是没有真正懂得秦腔，难道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秦腔艺术就这样不堪一击？是外因？还是内因？倒是值得戏剧工作者好好地反思一下了。秦腔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是三秦儿女的骄傲，但如

不改革,转变观念,破一破一些老规程,不去借鉴姊妹戏曲艺术,求得自身的发展,秦腔的路将会越走越窄，别说让秦腔走向全国,怕连潼关都走不出去,振兴秦腔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时下有人认为秦腔普及在农村,农民爱看就行,甚至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振兴秦腔，这种战略是否可行,有待商榷。但他们却忽视了秦腔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属性,戏剧发展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发展,既然是文化必然需要传播,而现如今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无疑是在城市。

社会发展到今天，城乡差别仍然很大,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从知识结构、经济实力、信息传播远超过农村,城市观众的文化层次、鉴赏能力,更有利于秦腔的提高和发展,培养城市观众群,倒是戏剧工作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改革秦腔是为了更好地振兴秦腔,但有些人认为秦腔规程大不好改,改多了就不像秦腔,担心把秦腔变成秦歌,似乎老祖宗留下的家法改不得。岂不知秦腔如不改革，总有一天秦腔会变成穷腔,怕连秦歌都没有了。“看了《梁秋燕》3 天不吃饭”,其艺术魅力之大,实属罕见。50 年代眉户戏《梁秋燕》虽属关中小剧种,但这出戏从思想内容确应和了人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青年人自由恋爱的大众心理。在唱腔设计和演员的扮相上达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使看惯了历史剧的观众耳目一新。而现如今戏曲舞台上却很少有现代戏唱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舞台,离现实生活又是那样的久远,艺术脱离生活就成了无本之源,天天“教子”,夜夜“回府”,月月“杀庙”,年年打“金枝”,其历史故事观众也是家喻户晓，毫无新鲜感，谁又去花钱看那过时的戏?!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曾来西安演出,场场爆满,秦人本听不懂吴侬越语,又为何如此偏爱呢？一些评论家说的好,“听唱腔,看演员,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小百花的演员大多年轻貌美，唱腔设计又委婉动听，服、化、道、舞美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观众岂有不爱看之理?!

陕西人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秦腔这道菜。没有秦腔这道菜,咱陕西人的精神食粮就欠缺,精神食粮也没味道。不过话说回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进步,秦腔这道菜还是要适当变变花样,变变味道,让咱陕西人吃的更香,享受耳福。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
你唱罢来一折我来唱,
唱的人高彩烈好飞扬。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曹新友,陕煤中能榆阳煤田公司原党委副书记,现退休。

百年大党 永放光芒

——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包卫兵

大风泱泱，
大潮滂滂。
101年征程波澜壮阔，
101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
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光荣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你是我的骄傲。
中国共产党，你是一首吉祥的歌。
当我眺望蔚蓝的天空，我看见了，
幸运女神的笑靥，
在14亿中国人的脸上闪烁。

百年风华，人民史诗。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
辉煌凝结着奋斗的艰辛，成就映射着时代的变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一块块新垦的处女地上，
升起春天般的希望，
那搜寻着梦想的坚韧的铧犁，
早在不断增高的谷仓的尖脊，
把自己的誓词镌刻。
在生命的起源：胚芽述说着繁枝，

现实中国述说着明天多彩的中国。
呵中国，你已硕果累累、花团锦簇，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
雄安新区巨人般挺起，雨季般蓬勃。
党啊，你是世界公认的新时代的奇迹，
你那从磨难中奋起的强大“精神密码”，
震撼着全世界，影响着全人类。
令无数卓越的头脑惊诧和困惑。

上下五千年，
纵横一万里。
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纷繁世事多元应，
击鼓催征稳驭舟。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呵中国的新时代，在建党101年大事记的边缘，
我是栉风沐雨的灌木一棵，
在多汁的年轮和穗状花序里忠实录下了
塔吊悬臂在空中划出的每条弧线
和那些急剧嬗变的词语，一次次拟态与蜕壳。
我有充足理由展望你的未来，因为我亲历着，
我曾像布谷鸟那样欣喜地礼赞：
你成功地崛起，高新科技的传播，
拱着晨露的中国梦的绒毛，
痛苦和焦灼的工业主义的核，
盎然生发的创新经济的青骨朵。
我曾像返青小麦那样欣喜地礼赞：
党啊，你那持久的激情，求实的智慧，
清晰的信念，开放的气魄，智睿的转折……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微光成炬，涓流汇海。
101年沧海桑田，见证中华民族羽化成蝶的
非凡历程。
千里始足下，
行之贵日新。
不忘初心，鉴往知来，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更加开放，中国的新时代，
更加进步，中国的新时代，
向着一切：有益的、美好的、出色的。
以更加高远的谋划、更加贤达的哲学，
以更加恢宏的宗旨、更加与时俱进的觉醒，
敞开你卫星翼展下的天穹，
欢迎全世界的云朵飘过，
留下它们的雨滴，滋润祖国的山河大地。

仰望天空，
繁星闪烁。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祝福你——中国共产党，祝福你的人民，
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碧水蓝天鸟语花香的中国，
山峦层林尽染，
平原蓝绿交融，
城乡鸟语花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祝福泥石流不再猖狂，
祝福沙尘暴不再重演，
祝福洪水不再咆哮，

祝福疫情远离人间，
祝福大地不再呻吟，
祝福华夏儿女成为人类的骄傲。
这美好的祝愿，
终会在梦想的结尾处实现，
我们的情感远比大山厚重，
生命联结着生命，
脚步踏响岁月，
让中国梦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成为新时代的杰作。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
党啊，
我为你自豪，
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科技创新，精彩神奇的土地上，
萌发了腾飞的希望，
历史的巨笔将绘出你新时代的辉煌！

大风泱泱，
大潮滂滂。
中国共产党越过急流险滩，
穿过惊涛骇浪，
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01 年大党初心如磐，亿万人民使命在肩。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历史的长河，翻滚着昨日辉煌的浪涛；
时代的琴弦，弹奏出今朝奋进的旋律。
历经 101 年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
无边光景一时新，
101 年高岸深谷，
101 年沧海桑田，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锦绣画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
大地却永远长存。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立高山之巅，
方见大河奔流；
于群峰之上，
更觉长风浩荡。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101 年积累经纶满，
一卷蓝图韬略彰。
101 年恰是风华正茂，
101 年仍需风雨兼程。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是 14 亿炎黄子孙的骄傲。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华夏儿女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我们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唯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唯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
祝福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祝福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包卫兵，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

白 鸽

文/王 荆

高空之上

纯美轻灵的矫健身姿
循环穿梭在蔚蓝天际
优雅的羽毛缓缓滑落
点缀万里晴空的寂寥
不惧阴霾地逆光而行

天台之下

黄昏的落日如约而至
夜幕传递归巢的讯号
隐秘屋檐下的简易归宿
构建奔波劳顿的栖息地
呈现日落而归的欣欣喜悦

广场中央

伴随阵阵钟声的回荡
亲昵地依偎窃窃私语
通白的线条分外亮眼
沐浴在晨起的柔光中
不断奔赴和平的向往

白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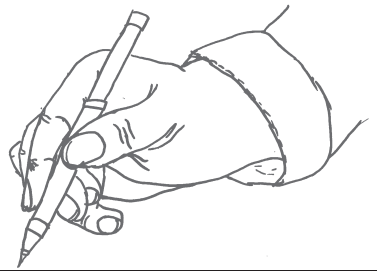
纯白圣洁的代言
白鸽
象征和平的使者
羽似初雪　形如彩霞
展翅惊鸿　落而轻灵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王荆,澄合矿业山阳煤矿公司。

手中的笔

文/雷红玺



手中的笔像警报
忽然拉响
惊得那些文字
如未睡醒的战士
睡眼惺忪夺门而出
纸上留下一排
仓仓促促的脚印

手中的笔像磁铁
吸粉无数
吸得那些文字
如欢呼雀跃的孩子
你推我挤跳跃而来
纸上聚起一堆
没有来由的组合

手中的笔像药壶
水火煎熬
熬得那些文字
如长相迥异的药材
囚于一室争相放香
一纸酸甜苦辣
直抵肺腑心肠

手中的笔像镜子
映着心中的喜怒哀乐
照得那些文字
如渺渺浮尘
来无影去无踪
连白纸也描不出
灵魂的模样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雷红玺,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挂在月亮上的思念（外一首）

文/焦娟娟

树影摇摇,果实欲坠
中秋的满月高高挂在
收获的季节里

良辰美景相得益彰时
人们总是容易在月光里梦游
春天的蔷薇
夏季的繁花
太多不舍的往事
还有,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深切

想必,苏轼的
“千里共婵娟”一定是真的
你看,月光如水的清辉
之所以那么美好
一定是承载了
太多纯洁的念想

于是,当我
将自己的心怀轻轻地
挂在月亮上的那一刻
风动,满城桂花香

三月的小雨

当明月隐没苍穹
瓦檐上便有雨滴落下
胡同静谧幽深
此刻,我的那些世俗
的烦恼变得渺小
就连崇高的信仰
也逐渐远去
只把时间交给
这份清澈的宁静

我将是一支带着
晶莹雨珠的桃花
含笑活在当下
将是窃窃私语的小草
畅想着对森林的向往
或者是一缕清风
携带着雨露自由飞翔
我看到了一抹鹅黄的喜悦
听到了草木欢快的吟唱
清晨,翠鸟歌唱
阳光、溪水、花香
当一切清新和美好
扑面而来时,我
扛起了春天的锄头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焦娟娟,韩城矿业公司。

矿工礼赞（外二首）

文/李维刚

安装工人

满身煤尘,没有体面的衣裳
满脸汗水,看不清你的模样
没有豪言壮语
一腔热忱在提升机巷道中飞扬
没有丰功伟绩
默默地奉献热和光
幽深的巷道挡不住你前进的方向
苦和累压不垮山一样的脊梁
多少乌金吻过你的双手
带着温暖走向祖国四面八方
多少汗水挥洒煤矿
胸装大爱给城市送去光明和希望
你是光的使者,是一轮暖阳
你注入了煤的魂,燃烧自己
绽放出生命绚丽的光芒

啊,煤矿安装工人
我为你歌唱
岁月留下你奋斗的足迹
平凡中有你的记忆
你用汗水创造煤矿辉煌
你用无悔书写劳动和生活的篇章

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曾经的选择
是记忆里不忘的初心
我们不说伟大
因为再好的赞美,不如建筑工人的汗水
再好的描绘,不如建筑工人的梦想
再好的歌唱,不如建筑工人的心声
汗水和梦想交织在青春无悔的岁月里

一砖一瓦是最好的纸张
一楼一厦是最好的作品
用坚强和毅力在书写
用知识和智慧在筑造
我们是平凡的建筑工人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点点滴滴
汗洒出我们的故事
在生命的时光里绽放
建筑工人,曾经的选择
在这炎热的日子里
蓦然回首,是一份彩虹般的记忆

韩城古城,我的故园

每当清晨,你总是激情满怀地
迎接新的一天
街道打扫得无一纸片
洒水车一趟趟穿梭在马路间
一排排梧桐树披着朝霞,挺直了腰杆
一列列月季旖旎明艳,绽开了笑颜
古城小巷幽深,胡琴悠远
广场上,人们和着乐曲起舞翩翩
空中鸟鸣婉转,花坛蜂蝶留恋
古城,你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每当月亮挂在天边
古城你又华丽转身,美轮美奂
楼宇通体明亮,流光溢彩
一树树宝石花开,绚丽璀璨
看!南湖,水波不兴,湖光潋滟
听!歌声四起,绚光在空中旋舞魔幻
这流动的锦缎
编织出古城人幸福的明天!
古城,我的故园,司马故里是你的名片
大禹治水流传千年……
你的故事百听不厌
你的事迹代代相传
古城,我的故园,
你信心满满,旧貌换新颜
古城,你是座大舞台,
你的美丽正向世人精彩呈现
如今你正踏着时代的节奏,勇往直前!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李维刚,陕煤建设集团韩城公司。

墙上的挂钟

文/郑志勇

墙上的挂钟
几乎与我同一年代
尘世的风霜雪雨
已将其侵蚀得风光不再
斑驳的木质外壳
挂满了岁月的尘埃
那剥落的油漆
裸露出内心的诸多无奈
光阴荏苒
挂钟依旧不慌不忙地摇摆
滴答滴答像一首催眠曲
不知不觉
将我的黑发一根根摇白
挂钟对我了如指掌
目睹了我
所有的欢乐与悲哀
用时间般的忠实
伴我一路走来
皱纹里长满故事
挂钟和我一起走向老迈
幻想已经风干
散落成一地岁月的青苔
很多时候
物件比人心更可爱
就像眼前的挂钟
虽已苍老仍痴心不改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郑志勇,澄合矿业公司。

这个最热的夏天

文/任郭英

这个夏天
太阳就像一个不睡觉的大火球
挂在空中燃烧
炙烤着北半球的生灵
浴火一般

大槐树倔强地向上挺立着
宽大的树冠下

庇护着一块树荫的宽容
城市的上空
犹如点燃了云朵
一下子就烧红了半边天

泛着白光的马路冒着热气
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一辆辆汽车从身边驶过
就像驶过了一台台燃烧的锅炉
人们躲在混凝土建筑里
贪婪着片刻的清凉
唯有一处处草坪
在阳光下似乎有些养眼

中午的街道
几乎找不到半个人影
空气中流动着燥热的风
燥热的风
准确一点说
是热浪滚滚
这时候哪来的风呦
风只能算是一种奢盼

而那些仍在烈日下工作的
马路上的清洁工人
十字路口的交警
一站又一站奔忙的公交车司机
地铁工地的建筑工人
以及目光所不能到达的地方
正在经历着一个一个艰难的较量
可谁又能代替他们去奋战这个夏天

这个夏天
发生了一连串最热烈的事件
俄乌战争
台海危机
世界风云动荡
以及疫情肆虐的反复
让人们的心情难以平静
让这个夏天
走到了最火热的边缘

这个夏天
这个最火热的夏天
这样的夏天
看来只会越来越多
气候变暖人们除了适应它的变化
更要学会思考和应对
这才是这个火热的夏天
带给我们的注解和答案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任郭英，陕煤集团宣传部。

夏荷记（外二首）

文/王世达

人们大多喜欢荷花
因荷花冰清玉洁
亭亭玉立，性格清雅

夏荷，开在夏季
老百姓更喜欢称，莲花
廉，圣洁，净在心田

莲花也寓意爱情
二莲生一藕
并莲同心，最美心愿

莲花还寓意吉祥
与莲相守
空静世界，禅意绵绵

我爱莲，我祈求幸福
爱莲，我更爱平凡质朴的叶
一生相伴，从不与其争艳

莲叶，伴花开，伴花谢
为蛙遮阳，为夏虫挡雨
托露珠滚动，促玲珑璀璨

叶呵护着花，花点缀着
绿的世界
夏的季节，爱留人间

谷 雨

文人大多爱雨
没有哪一个月份的雨
比得上三月的雨
三月的雨氤氲，浪漫
满是灵气
执着地呵护着万物

三月的雨
是谷雨，滋养生命
这雨催生百谷
稻、黍、稷、麦和菽
播在田园，祈求
雨顺风调，五谷丰登

其实，在你我心中都
耕耘着各自的一块绿地
生长着渴望
渴望雨露滋润
希望的谷
谷粒满满，生机勃勃
等待节气中的谷雨孕育
秋的金黄，秋的硕果

翅 膀

儿时，一直彷徨
一直渴望
闹着父亲，给他
给他一双翱翔蓝天的翅膀

成长的日子
父亲没能给他翅膀
因逃学、撒谎、打架
却常常遭到父亲的暴打

后来，孩子渐渐地长大
事业顺风顺水
生活舒心快乐
父亲却老了，说不了话

儿子依旧和父亲说话
说着小时候追着父亲要翅膀
太可笑啦
人咋可能长出翅膀

母亲却笑着说
你爸给你的那一双翅膀
早已长在你的肩上
翅膀无形，却真实存在

两支翅膀
一支用知识增长才华
一支靠厚德行走天下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王世达，澄合矿业公司。

月光下的遐想

文/李晓雨

掀开夜色的帷幕
天空蓝得深远悠长
淹没漫天的繁星
月光倒映下的岸边
没有人群熙熙攘攘
只有我一人倚在凳上
添了些许寒意的孤单

我眯起眼睛
分不清灯光与月光
仰望着天空
看穿那刺眼的光芒
天心那一点皎洁的圆月
云朵欢喜地拥抱着夜色
时而变作鲸鱼绕着月亮
时而化作篱笆围起月亮

月光晕染了寂静的夜空
也让我的心变得如此幽秘
像盛开的洁白莲花
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李晓雨,澄合矿业山阳煤矿公司。

生命的色调

文/张光荣

撕裂的一声啼哭
我的生命降临了人间
从那一刻起
神祇赐予的灵魂
注定要与世俗相交
睁开双眼
世界是一张白纸
思想是一种清纯
朦胧里,时隐时现的美
是欲动的蓝

要是一直不长大该是多好
要是那样,也就省得了
许多烦恼与忧伤
欲想振翅高飞
滔滔不绝的流言
卑鄙恶意的中伤
总是让心静不下来
端着酒杯,不饮已醉
光影相融的影像
早已不是清纯
留下的清纯
唯有内心的呐喊

生命是什么
是激情闪耀的红
还是厚重凝聚的黄
生命是什么
是激情荡漾的蓝
还是晶莹律动的紫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义无反顾选择生命的绿
因为绿色,是生命
最蓬勃无限的张力所在
选择绿色,我读到的美
是掬水而笑的喜悦
拥抱绿色,你别不自信

不是我自作多情
不是我狂妄自大
生命的凝重里
每每承载的厚重
是人生一份可遇不可求的馈赠
面对生命,你千万别伪造虔诚
伪装的情感
只是骗人的伎俩
伪装的外衣,迟早会被剥尽
当你赤身裸体的时候
生命的厚重
定会将你心存的龌蹉
抛向深深的谷底

恢弘是生命的天宇
你是渴望理想的绽放
还是渴望远征的畅快淋漓
困境中,你在飞翔,你在挣扎
快乐里,你有痛苦,也有激情
无论是那种情调,堕落
都不是你的选择
因为天涯海角,有你的缠绵
有你的牵挂
快去看看。生命承载的情感
已将所有心存的枷锁
演绎成壮丽的波涛

恢弘是生命的天宇

你听到死亡的召唤了吗
那摧残生命的呻吟
为何总是咆哮
你不要理他。它总是
躲在黑暗的角落
羞于见到阳光
流动于窗前的阴冷
那不是哭泣。你要自信
不要沉沦
黑暗里,那飞舞的旗帜
就是光明的使者

借我一把泥土
我会绽放美丽
给我一掬圣水
我会浇注生命
生命的每一次燃烧
要么粉身碎骨,要么肝脑涂地
仔细地品味生命的轮回
那燃烧的激情
是美的飘逸,是情的婉约
你别在影子里苟活
真实的生命
绝不是凄婉的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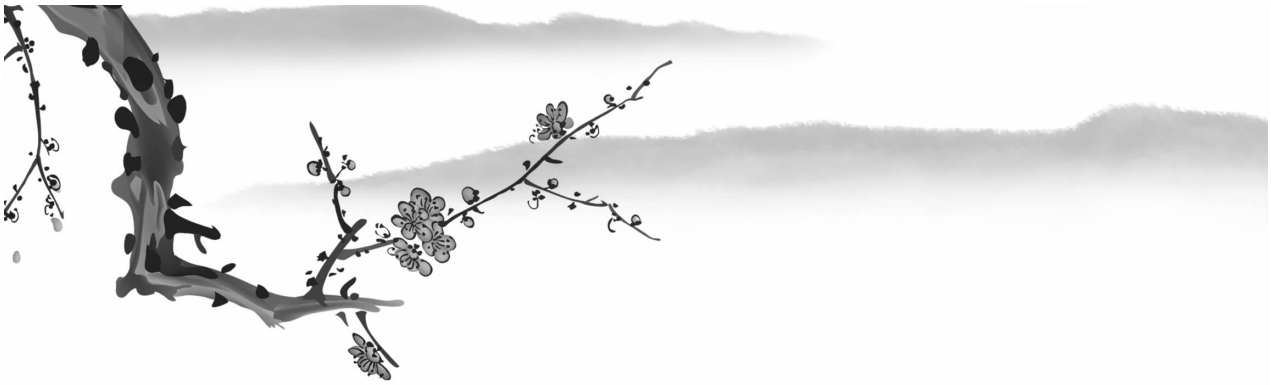
以美丽的姿态放飞生命
你是无法预料生命的归宿
栖息的一隅。随时
会在风雨中断线飘摇
你拿捏不住
要是坠毁,就会惊心地痛
所谓的永恒就是快乐地结束
繁华落尽,留下的诱惑
与你我无关

在生命的原野上跋涉
词典里找不出任何
可以表达思想绽放的词汇
手握相思、相忆的红叶
岁月吐露的思潮
缓缓地在生命里流淌
逝去的岁月面具
弥漫着冷酷、激越
或是奔腾的锋芒
你不靠岸,就始终游离
所谓精彩的瞬间
只不过是生命
划过的一道孤线。全无意义

如歌的四季,守望灵魂
心门固守的精彩
是充盈日月星辰的守候
煮一壶老酒,凭栏聆听
如血残阳述说的故事
谁在聆听。你不要撩拨风情
悸动的轻狂
会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构成雨季般的愁怨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张光荣,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公司。



不变的界碑，移动的界碑（外一首）

文/传凌云

仿佛生活的一部分
天然地嵌入生命，没有排斥
不需特意提醒，甚至无须赞美
小时候，你是引路人
教授知识与做人的道理
一通严厉的界碑
告诉我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
一面移动的界墙
当一个任务完成
旧的目标实现
你告诉我什么是希望和未来
什么是现状什么是不足

曾经以为，躲过你，就躲过了监督
就像躲过了严厉的父母，繁忙中的父母控制
在生活中磨砺，被生活塑造得粗砺的现实的约束
像躲过了一把把时刻高悬的剑
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前程和快乐

长大后，老师仿佛一本越来越远的教科书
教导越来越远，社会现实就在眼前
快乐却没有正增长
独立、担当是必修课
而生存之痛越来越切近和内化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寻找教材书籍老师
自己拜自然、科学、社会为师

“老师好，请您指点一下这首诗。”
“老师好！我遇到了瓶颈请您指点。”
一声声尊称让我惭愧、惊喜又欣慰
老师，你是不变的界碑，也是移动的界碑
指点、斧正的使命从你的身上转移到了我这里

青花瓷

朴素——隐没于千年岁月
灿烂——炫亮于不变的光泽
如爱人、初恋、圣贤、哲人
走入寻常百姓家、宫廷贵族中
珍藏博物馆、五洲和四海
赞誉总是相关精美蕴藉
朴素和被仰慕、玩味
完美统一于一地烂漫青花

泥土，素胎，绘青，淬烧……
艰难的成长、窑变
见证生命所能抵达的
高度和深度
平凡与华彩
不幸破碎，或持久存在
多像生命万物的脆弱与永恒
青钴种种，仿佛人生条条殊途同归的路径
寓涵偶然与必然与生命的哲学

青花，是瓷，是你，是世界的一分子
青花，是佛，青花是道、禅与美
携带，整个世界完整的基因链条
青花，是瓷，是你，最坚贞的少女与圣僧
心内，身外透着质朴、光芒和智慧

破碎或穿越千年
光华依旧，仍在水的一方、前行的路上
以不变或日日更新的形象
等你，等我……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传凌云，渭南煤化实业有限公司。

七律·秋思（外一首）

文/步 凡

飒爽秋临天下知，檀香屏面且藏之。
喜吟一鹤菊香在，争颂骚人雅致持。
镰斧佳期擎义举，长风壮志与云齐。
战天斗地红旗卷，雄阔疆天入盛时。

七绝·秋　咏

独慕东篱品自高，芳华隐世亦逍遥。
清酣晓觉葳蕤绽，金粟欢吟三友豪。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步凡，小保当矿业公司文体中心。

高原的秋色

文/刘娅

世间万物皆有颜色,有的夺目,像正午的日头;有的悠远,像沉沉的星河。有的浓烈,像辣嗓子的农家酒,有的含蓄,像母亲鬓角的白。当这些缤纷之色映上秋天的黄土高原,一幅辽阔浩荡的北国画卷便徐徐展开。

高原的秋色,在人与人之间流转。飒飒的秋风一吹,人们缩一缩脖子、提一提衣领,便加紧了行走的步伐,秋天便逐着他们的脚步、缠着他们的裤脚而来,淘气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带给人猝不及防的惊艳与震颤。

有时候,她化作一片树叶,悄悄落在女生轻轻的发梢,带着一丝丝暧昧,一丝丝炽热;有时候,她变为漫天云彩,倒映在男生的眼眸之中,乍看似星辰大海,细看则满眸热忱。有时候,秋天是我们翻转的衣角,在偌大的矿区里荡漾,带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时候,她是晨跑时初升的朝阳,光芒如炬,打在孩子们的脸上,或转个圈,落在他们背部。

高原的秋色,在山与川之间蔓延。曾经的黄土高原,千疮百孔,可能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今天,它被茫茫森林覆盖,此时此刻,层林尽染是高原秋天最基本的态度。

当你站在高处,放眼四望,远处的山起起伏伏,有的呈现晚霞一样的红,有的还守着代表希望的绿,有的则开始泛起如星如辰的点点金色,那是秋天最初的试探。当秋天的脚步再紧一点,高原的秋色则更加浓郁,像一幅浓到化不开的画卷。唰唰秋叶,啾啾鸟鸣,一条条原本绿油油的小路瞬间就变成了金色的海洋,风一吹,落英萋萋,如同闯入一个绝美的童话世界。

高原的秋色,在道路与庄稼之间接力。黄土高原的路,有的是水泥大道,通向远方的城市;有的是乡间小路,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家园。秋天也将身影留在这样一条条长短不一的途中。

一点点秋色,落在沿途的树梢,染黄了树叶,有的颜色过于浓重,被压落在地面,铺成金色的梦。另外一点点秋色,滴在路边的草丛,化作尘时未及消散的霜,化作午后炽热的阳光。在那样的路上,一棵树连着一棵树,一片叶挨着一片叶,落叶铺满长路。有人走过,那叶便追着他的裤脚,跟着去远方;有雨落过,那叶便躺平在天地间,似是在思考,似是在回味。

还有一些秋色,更多的秋色,缠在铺天盖地的庄稼中,缠在农人的羊肚巾上,嬉笑着、打闹着、追逐着,催红了黄河畔的大枣,催熟了土壤中的土豆,也催开了农人的笑脸。那更像是丰收的颜色。

高原的秋色,无处不在。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晴朗或风雨,目之所及,尽是美景。不信,你且去看,且去寻。

责任编辑:徐峰

作者介绍:刘娅,柠条塔矿业公司。

关于我的爷爷

文/姚丽霞

我的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幼年家贫无法念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村支书。他倾其一生告诉我们:寻常人生自有其珍贵,对待每件事情,都要忠于自己。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影响无可估量。

爷爷出生在1938年,记得我小时候爷爷常说他没上过学,后来解放了,才有机会趁着农闲时间念了几年“冬书”,或许,正是这样几个短暂的冬天,改变了爷爷也改变了他孩子的命运。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爷爷奶奶言传身教,亲力亲为,引导孩子成长。有些事想起来总让人心酸流泪,1981年,爷爷送叔叔去兰州大学,对于这段过往,叔叔刻骨铭心,说起来他总是笑中带泪。爷爷和他一人背着铺盖卷、一人背个木箱子从老家步行到高家堡,接下来又是汽车又是火车,耗时5天终于到了兰州。叔叔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大学,鱼跃龙门,从农村寒门子弟成长为“国家的人”,这在当时是倍儿有面的事,作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爷爷奶奶在后面付出多少,可想而知。叔叔说有次回家,从镇上走回老家,一路上,别人羡慕的眼神和爷爷开心的表情,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那个年,没有乡村公路、高速公路,更没有飞机、高铁、私家车,那个年代进一次城,半夜起床,步行几十里山路去乘班车,运气不好,还会碰到车出问题,一路上黄尘飞扬,到了城里一整天的时间已经结束。如今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回家的路也越来越通畅,自己驱车乡村公路只需一个多小时便能赶回老家。变的是时间,没变的是对那个家的守望。

作为村支书,早些年,爷爷为村里承办了“妇女扫盲班”。从记事起,就知道爷爷有哮喘病,走一会儿就得歇一歇。但每次去乡里县里开会都要步行几十里山路甚至更远的路从不缺席。农村用水灌溉一直是难题,记得有一年夏天,爷爷总是不在家,后来才

知道，爷爷为了让村里各处的水地都有水喝，一直在和周边村协商此事。每年五六月，爷爷都会带乡亲们去给枣树喷洒农药，我总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他背着灌满农药的药箱，喷一会歇一会，村里的沟沟洼洼总有他的身影，硕果累累的杏树、枣树都洒满了他辛勤劳作的汗水，村子周边留下他一遍又一遍走过的足迹……默默无语的山川见证了他风雨无阻的辛苦和不求回报的真情。

不仅如此，“老支书是个热心肠的人。”这是乡亲们对爷爷质朴又深情的评价。那个年代，作为村上的“知识分子”，经常帮乡里乡亲代写书信，给不识字的老人读电报、念新闻，谁家有个红白事他帮忙写帖子、记流水。

1995 年，村里终于通电了。爸爸买回来电视机，爷爷每天必看的就是每天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后来，村里又通了自来水，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2000 年的春节，爷爷的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叔叔对爷爷说：“大，现在咱们生活都好了，你再像以前一样给我们讲几句。”爷爷说：“我出生在那个穷苦年代，全靠共产党的领导，让咱农民翻身做主，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你读大学，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共产党对农民是真的好，你看现在各种惠农政策，农民也过上了好日子。现在的孩子更是要啥有啥，这些都不容易啊，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能忘本……”

爷爷去世的时候是 2007 年，回首遥望已然十五载。他当时一定想不到几年后我会走上国企煤矿岗位。现在，对于爷爷是哪年入的党，爸爸叔叔伯伯也都不记得。他们说：“印象中你爷爷在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交党费了。”爷爷的党龄也无从得知，但爷爷的话，犹如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正直忠厚、乐善好施、热情待人，这些教导从来都不大，也不虚，更不空，它蕴含在平凡日子的点滴中，润物细无声地内化到了我们的为人处世中。

爷爷既不高贵，也不伟大，但普通的他用平凡的一生为我们后代书写了一本浓墨重彩的家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家风。而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深深地镌刻着国家和民族的烙印，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责任编辑：徐峰

作者介绍：姚丽霞，柠条塔矿业公司。

在西豆峪住校的日子

文/强艳雄

其实,相比更多的同龄农村娃,我后来还是提早地接受了县城里的优质教育,但那也是2005年以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我先后就读于强家沟小学和西豆峪小学。

强家沟小学紧挨着我家的窑洞,是强家沟村自办的学校,也是我们村培育人才的摇篮。强家沟小学设置了学前班教育和一至四年级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以语文和数学两门学科为主,老师偶尔也会掺杂着开展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用来调剂孩子们枯燥的学习生活,不过整个学期下来,这些深受孩子们稀罕的学科也仅有寥寥数次,其主因是由于学校长期薄弱的师资力量所造成的。

在我的记忆中,即便在学校师源力量最强盛时期,也只三名代课老师。他们往往身兼数职,前一节可能还是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后一节就变成了三年级的语文老师。除此之外,还要自己操办伙食,洗涤脏乱的床单被褥,缝补破旧的衣衫裤袜,这些琐事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老师们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不得已打消筹划文娱体育活动的念头。加之当年强家沟小学作为民办学校,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聘请的历任老师都是初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因为受艺术熏陶的机会有限,只能借助与生俱来的嗓门和审美牵强的教授几节音乐和美术课,成效可见一

斑。不过依然要感谢他们的无私付出,让更多的农村娃有了接触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强家沟小学读完了一至四年级的全部课程后,我继而开启了西豆峪住校生涯。西豆峪村地处神木南端的黄河沿岸,距离强家村有二十里的路程,本村人口在千数以上。为了解决当地教育问题,政府出资修建了一所公办学校,即西豆峪希望小学。比起周围小村庄的民办学校,这里的教育环境、教学设施及师资力量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小学的全部课程。

入学报到前,父亲在花石崖集市上找木匠给我制作了一个木箱子,以便让我在住校期间存放各类生活用品。箱子选用柳木材质,做工精致,外表涂了一层发着亮光的黑漆,摆放在宿舍的炕上,既不会显得大,也不会显得小。学生们的宿舍是一排窑洞,由于年久未翻修,已经非常破旧,墙上抹的白石灰已经黯然失色,露出了土坯的本色。由于窑洞修建在土操场旁边的缘故,导致宿舍每天都要受到灰尘的大肆洗礼,床单上的沙土永远没有办法清理干净,晚上睡觉的时候沙尘石粒硌得肚皮疼。窑洞内部布局极为简单,推开门进去,左侧是一条两米宽的走道,右侧是一盘从窗台一直延伸到窑洞里壁墙的土炕,炕上又安装了一排架子床,上下两层可住二十人,遇到住宿紧张的情况,还能硬塞出几个人的空间。每个人能分得的空间正好能放下一床铺盖和一个箱子。学校规定箱子要统一靠墙摆放,剩下的空间用来睡觉,因此箱子的尺寸会直接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有的同学事先不了解情况,搬来一个大箱子,导致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伸展不开,只能时而蜷缩着身子,时而把两只脚搭在箱子上,在无数次翻滚后艰难地进入梦乡。

我住的窑洞处于中心位置,左边的窑洞住着女同学,右边的窑洞住着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以及他的未婚妻。熄灯以后,女生宿舍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即便有聊天谈心的,也是通过压着嗓门的气音传话,很难被查寝的老师发觉。反观男生宿舍,这是一晚一度的卧谈会才刚刚开始,所谓的卧谈会,顾名思义,就是指熄了灯之后,以各种丑陋的姿态躺在自己的床上所进行的深刻的谈话,谁裤子穿反了,谁被老师罚站了,谁又尿床了,谁没有洗脚……大家总是能把高涨的情绪一直保持到查寝老师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最后由嗓门最高的几位兄弟出面代替大家接受体罚,宣告着本次座谈会所有议程全部结束。终于,隔壁的男老师和他的未婚妻在煎熬中强忍了一个学期后,选择了逃离。

抢饭是那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无论是午饭,还是晚饭,一定少不了争抢的画面,距离最后一节课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同学们已经是箭在弦上,待铃声响起,飞速冲向米饭之路。顷刻间,几锅热气腾腾的白面膜就被拼抢一光,生动地诠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正内涵。学校没有固定餐桌,同学们都是从食堂打好饭,端回宿舍一起吃。食堂的饭菜都是清一色的,夺人眼目的倒是各自的饭缸。那时的饭缸多是搪瓷带把的那

种，有大有小，有深有浅，图案也各不一样。大家围坐在床边，有的盘着腿坐着，有的蹲在床沿上。在我的印象中，食堂的饭菜一年四季都是固定的，早上是土豆稀饭，中午是煮挂面，下午给每人发一个白面膜，稀饭喝完为止。而学校的粮食也都是由住校生交回来的，统一储藏在学校的粮房里，由于没有专人照料，粮食稍不留意就生了虫子，再加上厨师缺乏责任心，导致同学们经常能在稀饭中恶补“蛋白质”。为了对抗艰苦的生活，同学们每次回家都要带来很多干粮，条件好的同学利用零花钱购置辣条、香肠等零食，屯在箱子里，晚上拿出来对付肚皮。条件差的同学则只能任由肚皮叫嚣，借助睡意对抗饥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同学们大都面黄肌瘦，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一个个看似弱小的身躯却随时可能爆发出有惊人的力量，我想能有这样的意外收获，应该和同学们在抢饭之路上的英勇斗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想每一个住校生都极度渴望自由，而在西豆峪，夏天正是同学们真正释放天性的季节。西豆峪村位于黄河岸边，到了夏天，黄河滩上会出现很多死水坑，即适宜善泳者遨游，又便于初学者练习。于是，大家会趁着午休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享受着这段短暂的浸泡在黄河水里的惬意时光。一开始，大家都是狗刨，就是双手朝下朝后面划，通过压水的反作用力把身体浮起来，然后两条腿不停地在水里轮换上下搅动，让身体得以平衡，浮在水面上。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狗刨、立浮、侧泳、仰泳、蛙泳、蝶泳……样样都学，虽姿势不标准，却玩得不亦乐乎。其实同学们的泳技都是自学成才的，看别人游自己下水尝试，逐渐就会了。由于刚开始经验不足，搅动得浪花非常大，体力跟不上，也只敢在浅水里游。等时日久了，慢慢总结了一些经验，人就可以肚皮朝上，仰在水面上浮起来，同时通过手、脚的向下压水动作，获得反作用力，从而在水上划行，胜似闲庭信步，把身体平躺在水面上，看蓝天白云，两岸青山在走，水面碧波清澈，那份沐浴在黄河水中的清凉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被老师发现以后，罚大家站了一个晚上，还写了保证书，从此中午只能乖乖在宿舍里睡觉……

往事如烟，那些记忆中的碎片此刻仿佛又重新活了起来。住校的日子里，有不快，也会有矛盾，但更多的是欢笑和那份面对生活的乐观。

责任编辑：徐峰

作者介绍：强艳雄，柠条塔矿业公司。

母亲的菜园子

文/任治雄

由于一场大病，父亲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医生告诉我们说，父亲得的病不一般，如果养好了还能多延续几年，如果养不好，那……为此，母亲决意放弃了她固守了大半辈子的农村老家，跟随我们进城生活，这样一来，她就可以让父亲彻底放弃干重活的念头。

知道了母亲同意进城的消息，大哥、大姐心头的石头终于放了下来，紧接着就开始张罗着在城里为她们租房子、置办家具。在离城二三里路的地方，总算为他们找到了落脚点，房子租金不贵，屋里也宽敞，就在快要搬家的那天，母亲愣是不愿意了，她说房子太大，住着不习惯，要我们重新选房子。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她是嫌房租太贵，不想给我们增加经济负担。母亲一向很简朴，这点连村里的人都知道，可就是这种勤俭节约的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几个，直至我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后来，在母亲的要求下，大哥在城市的郊区为父亲找了一份看厂房的工作，虽然地方有点偏。高高的山峁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间彩钢房，但这回母亲可高兴了，她说，这地方好，自在，住着舒坦，不要房租，还能挣点钱。一个星期后的午后，我去看望了母亲，之前院落里的杂草不见了，彩钢房

的四周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子里也是勤勤实实，俨然成了她的农村老家。母亲乐呵呵地围着灶台要做我爱吃的然然菜，嘴里还不停地向我解释着那地方有多好，我知道那是她在留恋她的乡土气息。临走时，我一再告诉母亲，为了让父亲养病、为了让她们过的清闲点，切莫再务农活，母亲附和着向我点头答应。

时值仲夏，当我再次带着儿子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彩钢房早已被大大小小的菜园子包围得严严实实，南面是两米多高的玉米地，玉米秆上已经长出了鲜嫩的玉米棒子，不远处是两园子挂满豆角的豆角地，长得密密麻麻，郁郁葱葱，旁边是她在附近弄来的几堆农家肥，还有一个接满了雨水的大水缸。眼前一切，原本让我有种想埋怨母亲的冲动，说好了不再干农活，可她又没听我劝，最后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天下午，我特地留了下来，约了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在母亲那里吃了团圆饭。儿子调皮，跟着他的几个哥哥围着菜园子嬉戏打闹，惊得院子里的狼狗汪汪直叫。很快，太阳就要落山了，夕阳西下，母亲的菜园子沉浸在了一片寂静之中，父亲抱着儿子玩起了小游戏，母亲又开始一遍遍地打理着她的菜园子，看着夜幕下母亲忙碌、专注的身影，我突然间仿佛明白了什么。

我想，那个夏天，母亲是开心的，父亲也是开心的。因为，父亲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折磨得几近崩溃，是母亲的“菜园子”给了她们生的希望。菜园子，不仅解决了父母亲的生活问题，更多地带给母亲无限的快乐和尊严。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土生土长的农民，这似乎已经注定母亲的今生必定为土地而生，尽管无情的生活将她拽入了“绝境”，但厚实的黄土地终究是她心灵深处的归宿。随便给她一片土地，她便可以让这片土地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站在城市的边缘，母亲用她固有的农民特质，将土地和庄稼作为了生命的寄托。土地是她的全部，农作物是她魂牵梦萦的故土。纵然城市再繁华，可母亲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这不禁让我对母亲更加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徐峰

作者介绍：任治雄，柠条塔矿业公司。

做文章当学梁衡

文/徐峰

“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这是文章《晋祠》开头的话，可谓“开卷之初，便以美夺人，使之见而惊”。再往下读，目及之处，皆是奇句、美句。不信你看：

这里的山：“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

这里的树：“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

这里的水：“细流脉脉，如线如缕”“碧波闪闪，如锦如缎。”

晋祠之美，在山美、树美、水美，要我说应该再加一美，那就是作者的文笔之美。《晋祠》是梁衡1982年所作，同年收入中学教材。许是教材版本有别，或涉猎不广，《晋祠》并未出现在我的学生生涯中，直到近些年，我才有幸“结识”梁衡先生。

我本爱阅读，遇到美文更是不忍释手。此后，先生的文章成为我床头案几的常客，诸如《毛泽东怎样写文章》《把栏杆拍遍》《跨越百年的美丽》《觅渡，觅渡，渡何处？》《树梢

上的中国》《千秋人物》等十几部作品，积如小山，一日不读便觉心中有愧。

关于先生的介绍，上网一查便知，无需赘述。我重点要说的还是先生的散文，大致有三类，山水散文、政治散文和生态散文。不论哪一类，骨子里透露的就是一个“美”字，是用词之美？还是用典之美？一时也道不清，说不明。

先生以《岳阳楼记》为例，道明了好文章的标准，即“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一文”是指要有好的文采；“二为”是指写文章的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景物之美、情感之美、哲理之美；“五诀”是指文章要“形、事、情、理、典”齐备。纵观先生的文章，无不以此为尺。

要说先生的文章，首先不忘他前半生的身份是记者，其一生走南闯北、纵情山水。《晋祠》《九华山悟佛》《长岛读海》《壶口瀑布》《冬日香山》《乌梁素海，带伤的美丽》……便是由此而来。先生不仅写景，更诉情，说理，最后总是绕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用季羡林季老的话来说，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外，尚无第二人。

先生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用词精练、准确，读来朗朗上口，妙趣横生；四字短语，信手拈来；遣词造句，恰到好处。

他这样形容晋祠圣母殿内的泥塑：“面貌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硬是将死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身处原始森林时他说：“雨打树叶，空谷鸟鸣，小径明灭，时见虫草。”你看，多么传神、巧妙。

在陕西榆林佳县泥河沟村古枣园时：“枣王雍容大度，体态庞大，主干短粗，拔地而起；卧于园中，不言自重，威风凛凛。”用这样的文字将千年“枣王”的身姿娓娓道来，怎能不令人叫绝。

到武夷山探寻桃花源：“行几百米，果见一河，溯流而上，渐行渐远，林木葱茏，繁花似锦，两山夹岸，绿风荡漾，胸爽如洗。”果真是妙语连珠，让人应接不暇。

这样的例子在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可见先生遣词造句之功已是炉火纯青，非常人能所及。常读先生的文章，难免技痒，也曾仿其格作了一篇我与父亲夜游家乡九龙山的散文——《朝山》，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先生也曾“张狂”过：“我的文章就是写给人背的，不是写给人看的。”他这么说首先是归功于其扎实的古文功底，其次是常年养成的背书习惯。他在《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提到，要进一步使文字自然、流畅、华丽、优美，你就得记住许多精妙的句子；如要再进一步使文章严谨、生动、清晰、新奇，你就得记住许多体式、结构。如此往复、坚持，方可轻松驾驭文字，为我所用。

反观现实，先生这番做派，今人恐怕很难望其项背。每想借用诗词、古文、名句装点文章的“脸面”，熟不料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就如同“尴尬”二字随口出，落笔成书变“尬尴”，那就真的尴尬了。说白了，就是看得少了，读得少了，记得少了。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先生文章的另一特色是写作时间跨度长，每一篇都是精心打磨。他写《大无大有周恩来》，前后耗时20年。文章提炼出周恩来的六个大无，即："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不怨、去不留言。"六个大有，即："大智、大勇、大才、大貌、大爱、大德。"全文每字每句无不刺心入骨，令人脸上汹涌失控。

《觅渡，觅渡，渡何处？》写瞿秋白，他构思整整6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从全文立意，到词句斟酌，都经过极为严苛的打磨，其"工匠"之心，日月可鉴。他这样评价瞿秋白："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这正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诠释，也给了后人深深的启示。

先生有一首关于写作的自励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作必得传后世，立言要得空前谋。"他做到了，先后有60多篇作品入选教材，《觅渡，觅渡，渡何处》还被全文篆刻于瞿秋白纪念馆"觅渡文碑"，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先生最令人敬佩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孩童般的心，一直行走在文学的边缘去创新、猎奇。2012年，先生66岁，本该退休在家喝喝茶、弄弄花草颐养天年的他，却又一头扎进大自然，去探访遍布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文古树"。他认为，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人与树的关系，文字、文物虽可记事，但却是死物，而树虽历经千年，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活着的历史见证者。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江苏到新疆，先生为了探寻"古树"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河流、乡间田野。他曾"扬言"要写一百棵古树，但实际上先生每写一棵树总要来回数千里，风餐露宿、食不果腹不说，有时还会遇到生命危险，颇为费时、费力，难以愿违。如今，在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里，也仅收录了先生探访的22棵古树。

先生选树标准极为严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历史里程碑，身上有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名人故事可挖掘；其次，它必须是当地的地标。22棵古树，必是22篇美文，大家不妨找来一读，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虽从未与先生谋面，但先生对我的影响却是始料未及的，他说："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每遇写作瓶颈时，想一想这句话，也就通透了。

责任编辑：任治雄

作者介绍：徐峰，柠条塔矿业公司。